

眞

誥

二





誥

真

(二)

17.8

1,571

撰景弘陶

真誥卷七

甄命授第三

體已此一字後人僥益。標高運。昧元咀真。呼引景曜。凝靜六神。煥領八明。委順靈根。寶鍊三度。養液和魂。假使衝

風繁激。將不能伐我之正性也。絕臆勃藹。焉能迴已之清淳耶。爾乃空冲自吟。虛心待神。營攝百絕。栖澄

至真。當使憂累靡干於元宅。哀念莫擾於絳津也。淡泊眇觀。願景共歎。於是至樂自鏗。零聞於兩耳。雲璈

虛彈乎空軒也。口挹香風。眼接三雲。俯仰四運。日得成真。視盼所涯。皆已合神矣。夫真人之得真。每從是

而獲耳。不真而強真。亦於此而顛厯也。復使愆痾填籍。憂哀塞抱。經營常累。憑借外道。和適羣聽。求心俗

老。忽發哀音之兮。牙此作奚胡音。猶今小兒啼不止。謂為咳瓜也。長悼死沒以悲逝。必精滅神離。三魂隕炁。邪運空閒。魄告魍

魎。乘我虛陣。造遶百祟。何可握生道以奔於死房。陶靈風而踐於尸室。擲已吉象。投之凶穢乎。已聞高勝

而故由豫。屢覩明科而釋疑。遂羅滂上章。使臭染隱書。四極擊鼓。三官尋鈔。誓信云何而忘。太初於焉而

遊。神虎奮爪。毒龍効牙。八方誠曠。退謂應作馬字。處而逃。身謝之後。方悟清僚之可羨。言者之不虛矣。且哀聲

亂真。干忤正炁。明君胡不常處福鄉。於此振衣而歸室乎。正月十一日夜。安妃告。此一條是寅年正月九華告揚君相讚誦之事。故南

真人歸心於一正道。烝撰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則利貞兆。此自然之感對。初無假於兩際也。夫

惑生是非。嫌疑似。潛滯於中。抱閒心裏。外握察觀之炁。內有纏結之晒。遺初覺於建始。垂元梯而密猜者。有如此徒。我見其敗。未見其立矣。蓋有懷而懼者。豈獨一人哉。二月三十日夜。南嶽夫人告許長史。可

以示同惑而墮惑者。此是授長史。今說喻楊君。故望洪濤之暨天。則知其不起乎滄池之中矣。觀元輪之汪

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也。紫微衆藻集而龍章成。羣聲會而雲韶諧。辛酸備則嘉味和耳。中候夫人答。此二辭

乃出抱朴子外篇博喻中。後復有此例。當是衆真。彼人何如梁伯鸞乎。中候言彼人。當梁氏德狹也。此子蕭條氣

遠甚矣。夫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振岑者。必發板桐之源。洪哉積陰德之賢。有似邪人也。紫微

邪即幽國。以比周太王也。自蔭以下至板桐。彼愈北而聰明愈閉。右英聰者貴於理道。晉於千載之外。而得興

亡之迹矣。逸麟逍遙於太荒之表。故無羈絡之憂。靈羽振翅於元圃之峯。以遺羅縵之患。何其識吉凶哉。

保命仙人答。此復是博喻兩篇。合為今語。而尋飛絕影之足。而不能聘逸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得陟

改機弄作羈落。靈鶴作靈羽。單羅作羅縵耳。峻攀危。彼子誠可才異也。安能內攝哉。輔機者。欲仁人也。德欲茂矣。繁林鬱蒼。則羽族雲萃。元淵浩汗。則

鱗羣競赴。若其宅心者。衆將何事於近。紫微

右八條楊書。又有據寫。

有道者。皆當深研靈奧。栖心事外。但思味勤篤。糟粕餘物。亦足自了耳。桐柏真夫清淨未若東山。養真未

若幽林。栖形景而虛上。遠風塵之網纏。於是榮辱之羅。何足以羈至士耶。人言。

右二條楊書。

夫金玉山積猶非我也。朕臆之楮往矣。猶非已也。榮冕之盛陳矣。猶非貴也。采豔之芬華矣。猶非真也。能消而蕩之。則滯吝之心亡也。鄙滯之門閉矣。尙真之覺漸也。千謂塵作陌之情見矣。如其不爾。四者皆成內賊之害。外爲驩兜之患。不去。吝之不散。無所復營。措於其間矣。亦無事趣。當爾也。戒是史也。此三字本宋書。亦應是右英夫人言也。爲道者。實有勤苦斯人。也可謂必得之矣。

右二條長史掾書

夫學道者。當得專道。注真情。無散念。撥奢修。保沖白。寂然如密有所親。熙然如潛有所得。專專似臨深谷。戰戰如履於冰炭。始得道之門耳。猶未得道之室也。所謂爲難者。學道也。所謂爲易者。學道也。寂元沈味。保和天真。注神栖靈。就研六府。惜精閉牝。無視無聽。此道之易也。卽是不能行此者。所以爲難。許侯研之哉。斧子壘之哉。右右英所道。令疏彼君勳。其事者。有獲福者多也。墮謂塵作之者。禍敗積矣。范帥言。不知道難。應是鬼神

右二條有掾書

昔因華氏。累白書敬。靈道高邁。香爨冥絕。仰瞻九霄。注心罔墜。於逮不遺。特蒙酬告。雲華斐暢。玉音粲發。誘導恂恂。啓悟丹至。披覽欣欣。五情悅懌。某志好有年。未獲缺失二字。別真此缺失一字。別本請訓誨交湊。尅已補過。思釋鄙滯。夙興勤惕。悟寐自厲。庶幾積誠。卒獲微感。元運作儼字。疑非既會奉覲。有期忽疑長此良爲缺失二字。別以靜之損缺失一字以寶之非爲色欲缺失一字多而患在難缺失一字至於水火之戒。冰炭之喻。朗

然照豁敬承清規務損之又損之。謂應是以字。至於死灰也。歎覺悟之不早。恨知機之將晚。用火之言。其旨頗微。思之觸類。良追愧悚。

昔憑賴華氏。每輒獎勸。願其有成。得見陶冶而耽味華競。蹈道不篤。恆欲與共清閒。使意盡言苦而已。趣向不同。密言難遇。然喁喁之懷。要欲獻其丹款矣。不審故可復有冀不。此二書長史答。先因通華僑意。似謂前書。而又言用火之言。此授今關。

右二條△書

茅小君去五月中。失日有言云。華僑漏泄天文。妄說虛無。乃今華家父子被考於水官。華僑之失道。由華騎之佞亂。破壞其志念。華團華西姑者。三官因之以試觀。試遂不過。僑於是得有死罪。故名簡早削奪。尋輸頭皮於水官也。可密尋彼家有此人名。不是誰者。此前並是酬問華氏事。不知是子年五年耳。

許朝者。暴殺新野郡功曹張煥之。又枉繁求龍馬。此人皆看尋際會。比告訴水官。水官逼許斗。使還其邱墳。伺察家門。當衰之子。欲以塞對解。遍示彼訟者耳。是斗亡月亡日。其應至矣。君自受命。當能治滅萬鬼。羅制千神。且欲視君之用手耳。欲令無他者。宜以此日詣斗墓。叱攝煥等。制救左官。使更求考代。震滅爭源也。可勿宣此。當言我假威於君矣。不知君宜往試攝滅之耳。滅鬼之迹。事中覓應爾。六月十六日夜。小

君授書此。此令楊君為長史家攝過家訟也。許朝先為南陽郡。故得殺新野人。而此三人事不出周筋語先。生中。當是四十三條限也。斗為仙品。而猶被水官之逼者。是喪服中殃氣尙相關涉故也。

紙三百。酬鬼帥王延。近報錄。以梓宗會有功。油三斗。酬鬼帥傅晃。近與功曹使者。令勢威照鬼形。使不得暴。青絹三十尺。酬鬼帥范疆。近執載百。酬鬼帥深衛。近防護疾者。招魂。安神。使家訟不行。有殊功。銀叉三枚。

右四條詭。以六月十三日。小茅君假作玉斧之形。以夢告於虎牙。使令夫婦明輸此四種詭。以酬四帥之禽鬼者。何以不復憶此。可餘問。餘問謂令與同。勿忽忽耳。非使此四鬼帥。本亦道家之祭酒也。得下解法。受書爲鬼帥。既有酬詭。後長爲已用心也。所以夢假於玉斧之形者。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真故也。玉斧清淨蕩潔。久齋濯魄心。故假象以通夢也。通

夢而猶不悟。可謂信之不篤。或悟而忘其詭。可謂篤而不思。夫詭誓者。悉皆受命密交。慎不可令人知。外書云。我聞有命。不可以示人乎。毛詩揚之水篇云。我聞有命。不可以告人。當謂此也。

六月三十日夜。小君授書密密示之。

真司科云。有用力於百鬼。聘帥御於天威者。宜須此詭。地下主者。解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帥。解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十年一進。武解二百八十年一進。武解一解之下者也。夫心動於事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而畏死以希仙者。皆多作武解也。此武解之目。世中諸人。多有相類。宜服五飲丸。去水注之氣。可急合。不但治疾而已。亦以住白而有氣色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嶽夫人告。長史素患痰飲。比來疾動。故有此告。五飲丸即是世中者耳。

精合五飲丸。當大得力。且可自靜息乎。范安遠所言。語許長史無所憂。不煩此詭。可還之。右保命君語許侯勿憂。嗣伯之詭。且還之。

右右英夫人語。

小君曰。我二人吏兵。恐宜詭謝。獻以體上之密寶。不爾。小子後不肯復爲爾用力也。許厚之徒也。許耗子所賴在其弟。許牙所賴在其父。佳事不可忘也。惡事不可忘也。又爲寶密關達機密。銀亦爲次寶也。其今

多情彌精耳。後勿復數爾勞損其神。

右小茅君授所言。

許賤者戴石子之女也。爲警家薛世等所殺。又世殺賤抱小兒阿寧。賤今在水官。與兒相隨。骸骨流漂。亦
檢譜不見戴賤。當是婦人不顯名。

七月二日夜小君授書。

其夕長史亦得夢。此夢字也。眞

死生之機得失之會。蓋更切耳。何不遠存元味。就虛擇流乎。求之近應。應愈賒也。此亦入失之路耳。想體
尙高韻。不細求之於毫末矣。

七月二十六日夜紫微夫人授作。令與許長史。

右從小茅君來。凡十八條。楊書。

七月二十七日。禺中許主簿華侯當入靜中。爾時無復所有爲。防未然耳。

近不得以疾篤告者。我慎法之故。且世人知未病之困。必泄三官之禁。則累加漏身。增瘵絕疾。今何乃用
憂之甚耶。名身誰親。蓋宜思之。

縱令以小代大。如父何如。大小俱來。於母何如。衰自己身。訟自家人耳。三官自有成事。憂惋亦無所解。自
非齊達於內外者。將不得不懼悻。

今日六日。是赤孫絕日。先處事耳。今雖停放。無所復畏。然四帥逆已關之於都禁。至日爲能遣尸殺使者。看望之。雖弗復慮矣。至日父母將入靜中。靜中疾發。亦無苦也。我其日亦當視汝。

右三事小茅君說。

右三條人書。

八月六日。父母將赤子入靜燒香。北向陳乞於二君。爾時自書有所見。所見萬無所苦也。其日中時。當有前日碧衣介華袴人。來在靜前立徘徊者。小君也。可就請乞也。八月六日中。當有一人著平上幘。多髭鬚。長長爾。著紫皮袴褶。將黃娥來。此人是鬼帥王延也。延自爲人作益。爲將娥見人耳。娥其日或當被縛。華書吏其日當內井上助主人耳。日中當來。須臾去也。故宜力上諷注冢。認章於却氣毒之來往也。三過如此。考者匿矣。夫散翳布考。皆因人之不陳疾者懼焉。則精胎內戰。是故疚痼流發。非唯一身而已。今所以令上章者。亦以遏虎牙之盈縮耳。

范中候所道如此。范中候名遊。卽是撰南真傳者。

許厚書謝詭南真夫人吏兵告大章如此。

右小君。

大復請何爲。當啓太上停之何如。

右小君。

牙亦爾耶。勿忽忽演小子耳。許牙何豫乎。焉敢復相追爾。娥與厚有水火之書。吾近承南眞命。推縛盡執也。小鬼頭不制服。豈足憂。亦許長史用心之所尅也。

右小君

許厚自是其丈人所責。責亦至也。責不以家事往來之賓經意。意亦當得之也。云何每爾。此自家長之教。忌不豫我也。重謝斗。當必釋耳。范帥頃者以其不詭。乃欲不復豫事。我不聽之。今無爲也。詭當一須疾愈。送斗恆渴而飲不可飲。食多困故而不可食。子婦不經心。亦不可不令知死。丈人之責耶。故宜以家事爲勤。爲爾不已。或能致之於丈人宇下受教耶。

八月二十夜。小君授書此。使示斧。

右十條楊書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竈下蒸羹共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臭腥之氣薰染肴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眞人之星也。

有一白犬。俗家以許禱土地鬼神。云何令人盜烹之。土地神言許長史教之。使爾不言。小人盜自爾也。密尋之。爾在宇下而不覺。恐方有此。此亦足以爲一病。宜慎。

八月六日夜。茅小君授以與許長史。

亦宜有辭詣南嶽夫人。乞疾病得愈之意。又宜辭詣保命定錄二君。辭旨當令如南嶽夫人。疾者自當告。

易遷昨來道此別省。[△]此二字題紙背。

右四條楊書

男生許玉斧辭。玉斧以尸濁肉人。受聖懲濟拔。每賜教誠實。恩隆子孫。常仰銜靈澤。永賴天磨。玉斧以驚鈍頑下。質性難訓。雖夙夜自厲。患於愆失。此夕夢悟。尋思此意。皆玉斧罪責。慚懼屏營。無地自厝。靈道高虛。肉人未達真法。唯執心守敬。修行寶秘而已。或恐靈旨高遠。誠喻幾微。玉斧頑闇。不能該悟。如此之罪。日月臻積。違法犯誠。亦當千萬。神母仁宥。輒復原赦。故今日憂惶深重。肝膽破碎。唯誓[△]骨思愆。無補往過。連陳啓煩多。希請非所。兼以愧怖。玉斧歸誠乞誓。以今日更始。當洗濯心誠。盟於天地。靜守形骸。軌承訓誨。乞原父穆。兄虎牙大小罪考。玉斧不修。乞身自受責。原赦大小。若神母遂見哀愍。許玉斧思愆。補過。舉家端筆受恩。是永覩三光。受命更生。謹辭。此與是虎牙病時。據與兩真辭也。據自書本。

八月二十四日南真告

學道者常不能慎事。尚自致百病。歸咎於神靈。當風臥濕。反責他於失覆。皆癡人也。安可以告元妙哉。

保命告牙

右二條有據書

須臾自吟曰。朝華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前此珪璋庸。不識萬流椿。解落條欵頃。賓客何必人。誠云是誠。誠則能改。
右英晚而言曰。見形之子。守分業於儒墨。栖沈之客。步元辭而詠虛。彼人自可晚曉耳。
許伯兄弟。復有心乎。恐皮耳。試復一悟。忌其微路耳。

九月二十八日茅保命告。

可成與不極此舉。

定錄君說此。

遠內負心。三魂失真。真既錯散。魄乘其間。夫為道者。當使內外鏡徹。宮商相應。靈感於中。神降於外。信不虛也。映昔亦如此。諸人陶其心。今已消也。夫須人陶而改者。故下通耳。所以勸勸。期不令在此。近亦粗具。
右小君言。

世事非所期。時運何足聞。有道自當見。中路莫不煩。吾欲因楊問。便自知。乃作此。
右清靈言。

有聞於邪而邪。烝為之踊也。非病也。右安九華語。念不宜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開門以捍猛敵。
右紫微語。

治自當差無苦。

保命君言。

何以至喪家。

保命君言。

欲服符飲水使即愈。不欲者當與。

定錄君語。

尋自差。

保命君語。

多有所道甚云云。觀書一二。第七無慮也。

此一行楊君與長史書語耳。

戲言繪耳。許長史勿笑此落廓不束。高下失常。定之勿疑。若不加意。勿單用此。慎示人。慎示人。

一句保命告長史。

右十四條人書。

衰年體羸。多為風寒所乘。當深頤養。晏此無事。上味元元。栖守絳津。體寂至達。心研內觀。屏彼萬累。蕩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憂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憩靈空洞。存心淡泊。纏綿亦弗能達也。漁陽田豫曰。人老難車輪者。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此喻老。嗜好行來。屑屑與年少為黨耳。若今則立愈矣。如其不爾。則疹與年階。可與心共議耶。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有幹略。為井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與司馬宣王

年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引此語以勸長史。令去官也。

藥四九日服一

行來宜詳。前後已累言之矣。

右三條楊書

夢惡者。明且當啓太上。一以正魂魄。二以折除不詳。

率道之家。當精治靜舍。

右二條人書

禮年七十懸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如日之昃。體氣就損。神候方落。不可復勞。形軀於風塵。役方寸於外物矣。許長史既至此時。始可隱逸耶。還親華陽之館。修乎黃老之業。北河之命方旌。遷擢之華亦顯。豈不快哉。今此疾方愈也。不足憂也。雖爾慎接於紛紛之務。經緯人事之寒熱矣。於今乃未可動脚。動脚人當言爾畏鬼。北河之命。即易遷所聞。氏之言。似有所疑者也。此年六月。憂長史不佳。非重疾也。今年許家鬼注小起。雖爾無可苦。保命及范中候。已為申陳之。右帥晨許肇亦深以為意。無所憂也。去留之會。死生之事。三官秘禁。不宜外示。今所以道此者。蓋以皮謂應作彼字。人已聞至道於胷心也。且可官身。未宜去位。可去可罷。方更相示也。

右夜荀中候言此。故書以示。

人家有疾病。死喪衰厄。光怪夢悟。錢財滅耗。可以禳厭。唯應分解家訟。墓注為急。不能解釋。禍方未已。

右保命答許長史。

真誥卷八

甄命授第四

遊精罔象。誠不可信。然多勞多事。多念多端。所以損神喪真。擾競三關。遂當以此害明德也。故令許君之徒。含景內魄。若抑四者。研虛注靈。則仙可冀。

定錄告

除治爾牀席左右。令潔靜。理護衣被者。使有常人。常燒香。使冷然不雜也。南嶽土真當數看出內。便料理起居。可使草及木瓜耳。手自先有風患。是以今風氣之本至耳。多云針灸佳。益使人無憂。此易運令告。是史當是理衣下人名耳。可迎黃民來出。民奴既欲來。又云。其月末左右。當小小疾患。迎來在此。則疾患除也。當部分護靜屋以爲急。并欲得一室可棲息處。今年欲取草。當爲民奴留之。草今年自有本命厄。非欲取也。令其乞符自保而帶之。

臥牀後孤有懸風。可安北面下一彰。謂障作障字。亦可以牀着近北壁下。勿使虛懸。晨夕當心存拜。靜心存行道也。身既有疾。不能拜起。故令心存不替。斧有霍亂疾。勿使冷食。此兒常不大宜住此。今自無他耳。

右易遷一夕再來四更中。

彌來道此。先初來又與保命俱。此似在縣下所授。今據還山。使黃民歸家也。易運即兼母。七後得入易運宮。因呼爲驗。前所呼亦皆是也。

斧學道如穿井井愈深而去土愈難運出自當披其心正其行乃得見泉源耳有人說中候言如此可令知之李中候名蓮即人學道譬如萬里行比造所在寒暑善惡草木水土無不經見也亦試在其中也頃數聞人道此始乃悟之耳彼君念想殊多渠謂應作能成遠志不平昔時常多所恨始悟人難作而善不可失云學道者除禍責此審爾當勸

右易遷夫人所道

山嶽氣擾則強禽號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虬慘於澤此自然象也故豪盛微覺將類獸告其駭浪元數纖兆而號眺微乎治亂矣斯蓋山川之盈縮非人事之吉凶若墳附邱山誠與沂岫等波苟趣舍理乖則吹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謙非虛棲無以冥會是故死生之幾吉人不復豫苟思之無邪不為禍害五月十四日右英夫人答孔辟後人題作謝安字孔氏孔默也云似是孔嚴兄弟長史父先為嚴從兄坦前鋒都督是討沈充時既有因緣故得此也

虎頃大號墓下事

自未得和神靜形俯頤幽精者疾源或與年而積耶若未能用交賒之途者將奚促促於藥定錄仙人答孔求乞藥方

想早葬兄今注烟速消雖不辨妨於生者要欲得柩物時事三泉使凶氣泯靜也小兒疾方行當示

五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所言答人一字被剪除疑猶是孔字所問疾患者

右從禮年來凡十九條並有據書。

遵勲心香火有情向藥故有言消磨之愈疾謂其將聞斯而請命耶。仙真並呼藥為消摩故稱消摩經也。誦之亦能消疾也。應南趨而

北騁既心口違矣夫捐齋以茹荼啣九成而悅北鄙者。捐齋至此亦是抱朴博喻中語。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鑒也當永

為吉人爰及母奴然所起是學而不思浚井不渫蓋肉人之小疵耳無乃此也今事結水禁猶有可申若

許長史能於靜中若救之者則一門全矣亦是師主祭酒之宜請而為德惠乎。

五月二十日夜右英作與長史。劉遵祖善譚說殷浩向庾亮稱之。後一會譚論殊不合。遂名之為羊叔子鶴。於是失名。

劉遵心故為修耳何不令其母服大遠志丸。

七月七日夜紫微夫人告。

即啓可得疏方不良久答言世間自有可尋索密用保命君問紫微曰此方用牛黃銀屑者非若是者小

為難合。此即今大鎮心丸也。先以水銀摩銀屑使消。故為難合。

紫微答但領頭。

右三條楊書。

陸納兄弟清真淳一有姜伯子之風知欲有遠志欣然其祖父有陰德當慶流七世知陸荀子自誓乞苦

齋一年欲授經卿自此二字後人更量之劉遵乃有好心早自知。

保命答許長史。陸納兄名始。並有德行。祖名英。仕吳丹陽郡太守。荀子當是人小名。不詳是誰。納為命書命。太元二十年亡。

虞昭為其兄子。此二字後人臨易作先人字。本論可識。事文書牽連。身被攝繫。方未已。殆欲無理。賴其在世。粗有功德。且其家福德強。章聞累疊。皆被上御事。已散。尋蒙追遣之。其病雖篤。無所憂。許侯為之。甚至密相示。

保命答許長史

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憤憤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其罪目已定。今臨命。方欲修德。以自濟免。徒費千金之用。不亦晚乎。

保命答許長史

庚和字道季。亮第二子也。幼有才辭文義。升平中為丹陽尹。表除諸侯六十餘事。大和初為領軍。如此行迹。不似為惡。恐是聞戒修善。故得申途。

郝回父無辜戮人數百口。取其財寶。殃考深重。惋謂應作怨字。主恆訟訴天曹。早已申對。回法應滅門。但其修

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回營保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遠矣。

太元真人答許長史

郝回父鑿。清倫有忘行。不應殺掠如此。或是初過江時。攝併所致。不爾則在涼時。殺賊有差也。變年七十餘乃終。即得為鄧宮職。

右從陸納來四條有甲手書

平疑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絕。棲真攝生。太元植簡。太素刊名。金庭內曜。玉華外瑩。朱軒四駕。嘯命衆精。騁龍元州。飛雲浮冥。必能上友逸臺之公。下監御于太清矣。

八月十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令因許長史示郝

希遐遠曜。冥響疑元。蕭浪上韻。軌夢遞真。仰飛霄霧。俯散靈根。飛步四覺。內觀七緣者。則必有丹書秀簡。帝房之錄。元聲八振。棲身五嶽。於是灌胎朝元。吐納六液。從容三道。誨此景福。上可以策軒空洞。下可以

反華變黑矣。若形羈榮羅。鼓輪華園。乘波適物。鳴響風塵。外有謀道之名。內有百憂來臻者。適足勞天年。以聘思終歸骸於三官耳。齋之不專。徒悟而無益。可謂意不盡言乎。

蓋行真炁。當吐三納四。乘七吞九。今吸之不足。臨之失序。神漏泝源。精亡胎擾。雖休糧日挹。而莫知道與年喪矣。欲階此渡也。其未接乎。夫家長生者多津。尋靈塗者千百。何必用冰爐以盛火。趣價責於三官耶。

右中君言因許長史示郝

紫微夫人云。郝若得道。乃當為太清監也。若能聞要道而勤者。當至此格。若不專篤而守迷行。外舍道法者。則都失也。紫微前語與太元殊乖。而如此所云。當是迷不能勤乎要道。司命顯其終迹故也。

情不餘念者。道乃來耳。郝回猶未足以論至道也。小郝綜婦丁淑英者。有救窮之陰德。又遇趙阜之厄

而不言。內慈自中。元感皇人。故今福逮於回。使好仙也。綜墓在東平。淑英今為朱陵嬪。數遊三上。司命亦

令聽政焉。此二人當是回之曾祖也。外書不顯。郝瞿與薛春華。至垂心於門宗。初不以生人為事。然訟者多。但不能咸制之

耳。每見諫考訴者。甚勲至也。時節宜祠之耶。此二人郝家之福鬼。外書亦無此二人。不知是何親。郝雄與閻屈女不相

善。石之役。于今未了。喜擊犯門宗。心常殺絕。此二人是郝家之禍鬼。郝△難除此名。不可識。與殷武姬。被考以

燒殺朱春李賤。以致災也。其無後。亦求代逮。又與高豐相扇。甚助馬頭之訟。石公未便可得佳。恐不止耳。

亦何趣欺其婦耶。省來勲勲。試為掩正之。亦無此諸人。

右保命答許長史

小君說言。郝鑒今在三官。三為劉季姜所訟爭三德事。周馬頭在水官訟其堵。引理甚苦。郝朗伊香之二人。今為牙女子奇求此。

范帥昨受江羅辭。

郝相今為大曹吏所逮。其婦邢嬰桃受事未了。方索代人於此家。

此自是旁聽小君之言語耳。不令書之。為自疏識以示耳。此二十二字是楊君自記。與長史。高齡反化晚而祭酒弱。道氣

不交靈助無主。是以羣邪纏元。急行其禍。奚不宗生生乎。於我助之有緣。其婦言亦急家事。當須了之。非他得豫。

今六天之橫縱。而太平之微薄。靈不足以助順。適足以招羣奸。所以神光披越。而邪乘正任矣。高齡之無德久矣。鬼訟之紛錯積矣。許長史。黃氏傳作將欲理之耶。若翻然奉張諱道者。我當與其一符使服之。如

此必愈而也。此語字矣。不然。往詣水官。所謂嗚呼哀哉。張諱即天師名也。楊不欲顯疏也。

邪氣入體。鬼填胸次。其將迴惑於邪正。必不能奉正一於平氣耶。如此。吾治疾之方始不可得。正一平氣。即天師祭酒之化。彼往其子亦去。何一身之永逝乎。

八月十九日夜。保命君密語許長史。

冢訟尤甚。恐亦未已。齡曾鑿敗古人碑銘之文。以自顯焉。陰賊於鬼神弊。謂應作善以自標。訴者誠多事。以此為首先。

欲取謝奉補期門郎而今已有兼人北帝故權停之耳近差王允之兼行得代奉若服尤酒可未便恭命也高者亦可服尤其家家訟亦爲紛紛尤遇鬼炁故必無他耳

范中侯言此謝奉字宏道會稽人仕至吳郡丹陽尹吏部尚書王允之敦同堂弟王舒子有智幹爲河南中耶將江州遷衛將軍會稽封番禺侯年四十七臨中侯高書即謂齡也期門郎鄴都中官而記

中不見此職惟有修門耳

從平靈來凡十四條有掾寫

夫觀物適任內順明靈託性命於高真委形氣於神攝者亦尅疆以永遐迴秋齡以保真今德匠既凝神仗信澄心密鑿圓順廣敬固天祐焉然允嗣不多或時彫落將猶靈關失緯潛機未鎮耳當今五氣滋曜常朗文昌之房三星結華每煥璇衡之內是以元潤胎萌遂其流根矣我按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於元軒之宿也所以圓虛內鮮重陰含素亦皆植根敷實結繁衆多矣公試可種竹於內北字之外使美者遊其下焉爾乃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誕亦壽考微著之興常守利貞此元人之祕規行之者甚驗

六月二十三日中侯夫人告公李武壬戌生此應是辛酉年而後又云上相座

靈草廕元方仰感旋墮精洗洗似草作言邊應洗洗字即毛詩露斯羽洗洗兮宜爾子孫之義也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紫微夫人作

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福和似是李夫人賤時小名也。今晉書名俊容。二子即李武井弟道子也。

同夜中侯告。

右三條楊書又據寫。

德匠既疑。元範自天安危之事。未宜問也。公傾注甚至。所以未相酬者。豫事難論耳。頃天氣激逸。陰景屢變。太白解體於二辰之中。愆勃於紫房之下。王者惡焉。天子有憂。上相座動。今聊作讖。密以相示。右此及據寫。在豫自記修事後共紙。尋真綜通文。今難解耳。今拘連相取。又別疏出之。其授之時。維當道其辭。楊君後自更錯義。皆是說晉代之事。並有明徵也。

相欺豈妙道要吾知之天祕能

有術金之萬尋師疾逆除惡子

自之制夷遂平世天命乘驅寶

奇龍者慕可悲真間世復思宜

神熙逆歷有數在茲基無不無

兵隆誰定帝耘室來之皇慎地

先卒兒必虧金紛異五亂德天

火數失期座當變見遠凶匠制

規三由匠足不慮憂危撥保封

寸真其測源猶知向有明施者

三五瑞天之代隆換迭相運推

精氣神妙二參儀慎凡傳人賢

精氣神妙參二儀。慎傳凡人賢者施。封天制地無不宜。子能寶秘天知之。吾道要妙豈相期。自有奇神先兵規。火寸三五天瑞之。隆代迭換運象推。明匠保德慎無思。驅惡除道疾尋思。萬金之術龍之熙。隆數卒三失由兒。莫測其源劉向知。有凶撥亂皇復基。乘天命世遂平夷。制逆者誰必定期。匠不足慮憂遠危。五世之間真可悲。墓歷有數帝座虧。嘗見變異紛紛來。金室在茲枕麝香。一具於頸間。辟水注之。來絕惡夢矣。常存三關佳也。

右英告公

凡云公者皆簡文
帝爲相王時也

右一條楊書

五字朱

太元真人告許長史

此後非
真說

我嘗見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修生之方。行不

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度世。登福堂。練神受氣。名實帝錄。遂得補修門郎。位亞仙次。緣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陶。若使其相知有攝生之理。兼得太上一言之訣。如此求道。無往不舉矣。

夫人所以不盡年壽。中多天遏。涉世者或遭刀兵之難。致榮祿不終。祚允不長。志道之人。雖有一生之心。願求難辦。徒復遭遇真文。就元精微。慕尚者衆。得升騰者稀。經非不妙。靈豈無感。愚愚相隨。安知修真之

營神養性。鎮守之法。世人積小以來。形中傷犯者多。帝一不治。百神驚散。考試萬端。所謂荒城之內。荆棘生焉。無妙術以自導。修道以求仙。貪榮慕貴。多垂成而敗。皆由喪真犯氣。愚瞽罔昧。豈識此機耶。致奪牟滅筭。萬事不成。以此求生。去生遠矣。虛自苦耳。太上有元機之道。煥落七神。枕中之要。此道微乎妙哉。初不傳於下。挺惑俗之人。有此道者。帝一治於元宮。萬神守備。與天同心。按訣謹而修之。登山越海。萬試不干。修仙升度。所欲從心。斯豈虛言耶。卿父子元機逸世。理妙接真。故可繁淳之仙才。而爲衆真所稱舉。故當與卿同編仙錄。無復理外之嫌。亦已諮啓卿。故令知乃心。

受用金龍玉魚。此不可闕。所以爾者。詣太上前。昭靈亦當粗具。近所寫神虎符。意嫌不精。可更書爲善。卿前所道相王事。頃面鄰回。亦知有好心。但所得少耳。自當保其天年也。

見謝所作傳。未易功。乃能序述聖迹。賞解作奇。此是天發其心。昨亦已見司命君。大以爲佳。冥中自當報之有緣。其子孫若知醮靈岳。祈天眞。降應必也。豈虛言哉。謝家一門。唐承之世。繁林蔚然。甚可欣也。安石先對。所鍾如何。具如近面。不足宣。

真人西城王君答許侯。

右四條別一手書。

陸修靜後於東陽所得。不與諸迹同辭。事僞陋不類眞旨。疑是後人所作。樂子長非受五符者。唐承卽列紀所云四十六丁亥之期。

真誥卷九

協昌期第一

經曰。行事時。北向執隱書而爲之者。謂始學真妙。未涉微遠。不解星位之首向。不識元斗之指建。故當北向執書。以漸求之耳。若既解書意。識星轉之隨時。自宜隨斗所指。按而存步。如此則無有常向。不爲皆向北也。夫一切北向。自爲始學者耳。恐此將可以意通觸類。不足復問邪。此答長史踏飛步經中北向執書意也。

太上真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閉氣上綱。當先呼五星星夫人名字畢。乃越綱踏星。謂始上綱。便頓住呼名字。呼名字畢。乃越綱踏星耳。若每至星上。得復重心呼所至星處之名字。益其佳也。若其煩重難常。但可按舊而行耳。昔鬱沙公。北里子。長陵老人。皆按此法而得升天。不以煩難爲辭也。所謂治生者矣。商販之汲汲。豈憚險難哉。所期唯錢貨而已耳。若使求道者。常如賈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惜初學者。皆言專心盡懃。至而後漸懈。縱有亦似車之將。故而百節緩落。又似負重之牛。造遠足蹇。夫學者之所患。而爲得者之所笑。皆如此輩事耳。苟能心研內鏡者。是爲感發乎神。將有靈人發子之蒙。攜辰景之輿矣。此答踏步五星法也。經圖唯言隨綱往還。又有一法。云越綱踏星。今即是訣此事也。獎戒之言。實爲切至。五星圖布常向南也。以太白位在西。歲星位在東。按而施之。所以爾者。五星隱伏。縱橫無常。不如北斗列象恆在。故一以定位於五方。不得隨星之所在也。此答諸施安五星圖也。經中無旨訣。所以宜問。三八景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日中存中

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爲之也。若外身幽巖屏絕人事。內念神關攝真納氣。將可平旦頓存三八景。二時又各重存一景。益當佳也。但人間多事。此煩難常行耳。事不得常爲。益自薄。西城王君。桐柏上真。皆按此道也。按苞元玉籙白簡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爲太平民。亦不得爲後聖之臣。此答語二十四神經中修存之意。亦是祕訣。右此四訣事。今有長史所寫本。不知此因楊詒何真。若非東卿。則紫微南真也。

太上真人撰所施行祕要。長史寫本有題如此。此猶是衆真搜說經中。所可修用。還童反白諸要事。令長史施行之耳。非成事一卷經也。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拭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皺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所謂山川通氣。常盈不沒。

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畢。又順手摩髮而。謂塵作如字。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白。脈不浮外。

右一條出丹景經中卷。此經未出世。是下真品目。

大洞真經精景按摩篇曰。臥起當平炁正坐。先叉兩手。乃度以掩項後。因仰面視上舉項。使項與兩手爭。爲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能久行之。不死不病。畢。又屈動身體。伸手四極。反張側掣。宣搖百關。爲之各三。此當口訣。此運動應有次第法用。故須口訣。蓋亦熊經鳥伸之術也。臥起。先以手巾若厚帛。拭項中四面及耳後。使圓匝熱。溫溫然也。順髮摩項。若理櫛之無數也。良久。摩兩手以治面目。久行之。使人目明而邪氣不干。形體不垢。

此塵作主。義也。邪星乃因反。

右一條出大洞精氣上卷非三品目

消魔上靈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漏咽液。亦無數。須臾不寧之病。自即除也。當時亦當覺體中寬軟也。

右一條出消魔上靈敍中。亦未出世。非三品目。應是智慧七卷中事。

右前三條。不顯誰之所授。

消魔經上篇曰。耳欲得數按。抑其左右。亦令無數。令人聰徹。所謂營治城郭。名書皇籍。又曰。鼻亦欲得按其左右。唯令數。令人炁平。所謂灌溉中嶽。名書帝籙。

右此二條法。方丈臺昭靈李夫人出用。此云消魔上篇。亦應同是前限。

太上籙淳發華經上。按摩法。常以生氣時。咽液二七過。畢。按體所痛處。向王而祝曰。左元右元。三神合氣。左黃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宣通。內遣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常體強。畢。又咽液二七過。常如此。則無疾。又當急按所痛處。二十一過。

右一條滄浪雲林宮右英王夫人所出。鍾淳經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丹字紫書三五順行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藏腸胃。久行之。自得分明了也。此經中說。品目。

石景赤字經曰。常能以手掩口鼻。臨目微炁。久許時。手中生液。追以摩面目。常行之。使人體香。此經非三品目。

紫度炎光內視中方曰。常欲閉目而臥。安身微氣。使如臥狀。令旁人不覺也。乃內視遠聽四方。令我耳目

注萬里之外。久行之。亦自見萬里之外事。精心為之。乃見百萬里之外事也。又耳中亦恆聞金玉之音。絲竹之聲。此妙法也。四方者。總其言耳。當先起一方而內注視聽。初為之。實無彷彿。久久誠自入妙。此經下真品目。

太上天關三經曰。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兩眥。閉炁為之。炁通輒止。吐而復始。恆行之。眼能洞觀。此經下真品目。

云天關二圖。疑闕圖字。

右四條元師所敕用。元師即南真夫人。此四經並未出世。

清靈真人說寶神經。長史寫本。亦題如此。此指是前一事之目耳。其後並索真雜說。標題有前後之異。猶是真誥之例。今人皆別呼寶神經。寶神經豈得下教耶。此唯是一片鈔耳。

夫注心道真。元想靈人。冥冥者亦具監其意也。若外難未披。假詠兼存。實復未能迴西榆之年。還發元童矣。苟耽元篤也。志之勲也。縱金牙凋面皺。頂生素華者。我道能變之為嬰。在須臾之間耳。但問志之何如。爾老少之學。無所在也。吾往即其人也。說此諸事。皆是令告長史也。

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聰。為事主也。且耳目是尋真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辦也。今鈔徑相示。可施用也。此謂寶神經中要徑之事。故云鈔徑。

道曰。常以手按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指摩兩目權上。以手旋耳。行三十過。摩唯令數。無時節也。畢。輒以手逆乘額上。三九過。從眉中始上行入髮際中。口傍咽液。多少無數也。如此常行。目自清明。一年可夜書。亦可於人中密為之。勿語其狀。

眉後小穴中。為上元六合之府。主化生眼暉和瑩精光。長珠徹童。保鍊目神。是真入坐起之上道。一名曰。

真人常居內經真諺曰子欲夜書當修常居矣真人所以能旁觀四達使八霞照明者實常居之數明也目下權上是決明保室歸嬰至道以手旋耳行者探明映之術也旋於是理開血散皺兆不生目華元照和精神盈矣夫人之將老鮮不先始於耳目也又老形之兆亦發始於目際之左右也以手乘額上內存赤子日月雙明上元歡喜三九始眉數畢乃止此謂手朝三元固腦堅髮之道也頭四面以兩手乘之順髮就結唯令多也於是頭血流散風濕不凝

都畢以手按目四眚二九過覺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爲之得見百靈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諸雜事並甚有節度悉以別撰在登真隱

訣中今不可備皆注釋

慙而行之使手不離面乃佳已成真人猶不廢也欲行此道皆盟金爲誓金之多少在人盡誠而設耳不徒爾苟行而已真官曰欲聞起居金爲盟書謂非其人而不傳授也此道出太上寶神經中此經初不下傳於世也當來爲真人者時有得者反白之要事盡於此盟信既定無科請受此宜用金珠二雙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紫微是承裴君說寶神經畢仍復更換論寶神事如此則裴所說亦同此夕

夜臥覺常更叩齒九通咽液九過畢以手按鼻之邊左右上下數十過微呪曰太上四明九門發精耳目元徹通真達靈天中元臺流炁調平驕女雲儀眼童英明華聰晃朗百度眇清保和上元徘徊九城五藏植根耳目自生天臺鬱素柱梁不傾七魄澡鍊三魂安寧赤子攜景輒與我并有敢掩我耳目太上當摧以流鈴萬凶消滅所願必成日月守門心藏五星真皇所祝羣響敬聽臥覺輒按祝如此勿失一臥也真

道雖成如我輩。故常行之也。但不復臥。自坐爲之耳。此太上寶神經中祝辭上道也。令人耳目聰明。強識豁朗。鼻中調平。不垂津洩。四響八徹。面有童顏。制魂錄魄。却辟千魔。七孔分流。色如素華。真人起居之妙道也。所以名起居者。常行之故也。畢。又咽液九過。摩拭面目。令少熱以爲常。每欲數也。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啓乞此法。即夜有降者。即仍見喻也。此揚君自記也。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欲損。故特證請。揚不欲指斥。託云諸人耳。 又告云。道士耳重者。行黃赤炁失節度也。不可不慎。此蓋指戒長史也。

右一條清靈言

櫛頭理髮。欲得多過。通流血氣。散風濕也。數易櫛。更番用之也。亦可不須解髮也。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太極綠經曰。理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始而微祝曰。

泥丸元華。保精長存。左爲隱月。右爲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能常行之。髮不落而日生。常數易櫛。櫛之取多而不使痛。亦可令侍者櫛取多也。於是血液不滯。髮根常堅。

右一條安九華所告令施用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延和天真。入山澗之谷。填天山之源。則虛靈可見。萬鬼滅身。所謂仰和天真。

俯按山源也。華蓋一名華庭也。

天真。是兩眉之間。眉之角也。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側在鼻下。小入谷中也。華庭。在兩眉之下。是微視之。

夫欲學道者。皆當不欲令人知見所聞。每事盡爾。太上宮中歌曰。手把八雲氣。英明守二童。太真握明鏡。鑑合日月鋒。靈儀拂高闕。開括泥丸宮。萬響入百關。驕女坐元房。愈行愈鮮盛。英靈自爾通。此歌正言耳目之經也。我滄浪方丈仙人。常寶而為也。此道出太上四明玉經中。傳行以青金為誓。然後乃施行耳。右此並是右英夫人受命告是史也。又用盟信。兼有青帛。令亦宜依准立格。乃得受傳耳。謂青可二十尺。金銀二雙。此四明玉經三品元目也。閉炁拜靜。百鬼畏憚。功曹可見與語。謂久行之耳。

七月二日南嶽夫人喻。

燒香時。勿反顧。炁真炁。致邪應也。

入靜戶。先前。使人通達上聞。

臨食上。勿道死事。洗澡時。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願。理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初。而微呪曰。泥丸元華。保精長存。右為隱月。左為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此一條猶是安妃所脫無異。但不知何者。前後耳。按以日月推。此則是後也。

右四條南嶽夫人喻。

正一平經曰。閉氣拜靜。使百鬼畏憚。功曹使者龍虎君。可見與語。謂能精心。久行之耳。泰清家有正一平炁。必應是泰清經。恐脫炁字也。

又曰。燒香時。勿反顧。反顧則炁真炁。使致邪應也。

又曰。入靜戶。先前。右足著前。後進左足。令與右足齊畢。乃趨行如故。使人陳啓通達上聞。

日、五月五日、六月四日、七月三日、八月二日、九月一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夜、於寢靜之室、北向六再拜訖、稽首跪曰、謹啓太上大道高虛玉晨太素紫宮八靈三元君中央黃老無英白元大帝五老高真上仙太極皇精三皇君、大洞三景弟子某、謹以吉日之夜、天關九開之間、上聞太上玉皇真君、乞得長生世上、壽無億年、時乘黃晨、緣蓋龍轅、上詣紫庭、役使萬神、時衛四明、畢、勿令人知也。

右四朝太素三元君法、以吉日夜半時、

此一條掾寫、

太上大道玉晨君、常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登玉霄琳房、四眇天下有志節遠遊之心者、子至其日平旦日出時、北向再拜、亦可於靜中也、自陳本懷所願畢、因咽液三十六過。長史
東海青童君、常以丁卯日登方諸東華臺四望、子以此日、常可向日再拜、日出行之、可因此以服日精、

又掾寫、

右紫虛元君所出。右此三事、並上學隱朝之法、其經並不顯世、故南真出之、亦是令長史遵用也。

右三條有長史掾共書同在一紙上、

常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夜於寢室存思洞中訣事、而獨處不眠者吉也、其夕齋經玉童玉女、將太極典禁真人、來於空中而察子也、是其夜常燒香精苦、有如所待者也、坐臥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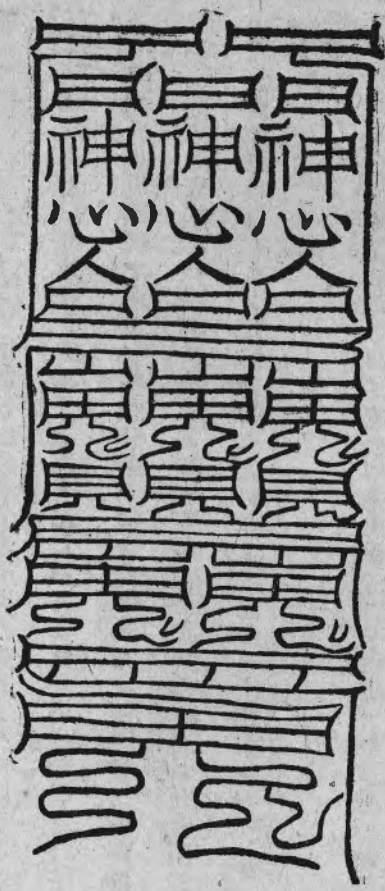
思或讀書念真在意爲之唯不可以其夕施他事非求道之方耳若兼慎於其日益善匪唯守夜矣受洞
訣之始常當修此好以爲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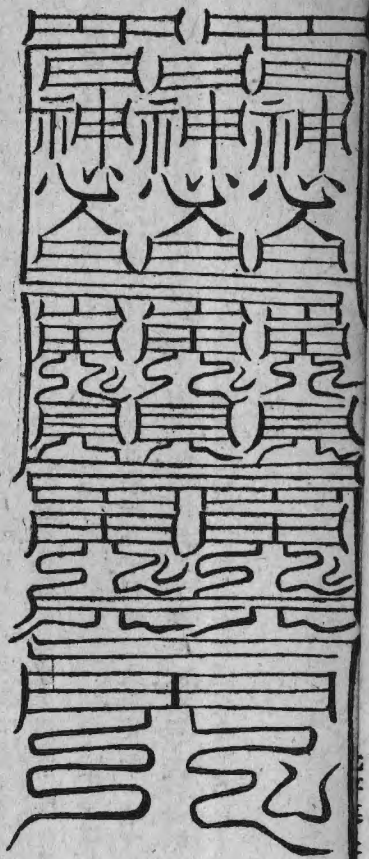
數遇惡夢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厭消之方也。若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過。琢齒二七遍。微
祝曰。大洞真元。張鍊三魂。第一魄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受心節度。速啓太上三元君。向遇
不祥之夢。是七魄遊尸。來協萬邪之源。急召桃康護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體門。黃閣神師。紫戶將
軍。把鉞搖鈴。消滅惡津。反凶成吉。生死無緣。畢若又臥。必護吉應。而造爲惡夢之氣。則受閉於三關之下
也。三年之後。唯神感旨應。乃有夢也。夢皆如見將來之明審也。略無復惡占不祥之想矣。馬史作惡字。皆
酉下心。其義與

四下心亦同。但謂四
方金炁之心剛惡也。

若夜遇善夢。吉應好夢。而心中自以爲佳。則吉感也。臥覺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遍。而微呪曰。太上高精。
三帝丹靈。絳宮明徹。吉感告情。三元柔魄。天皇授經。所向諧合。飛仙上清。常與玉真俱會。紫庭畢。此大洞
祕訣。以傳於始涉津流者矣。右此三事。亦是洞房太丹家事。真經亦未顯
世。今世中經。乃粗有其事。皆增損不同。

右三條有長史寫。





此符摹揀畫。

已上符本朱畫。

明堂內經開心辟妄符。王君撰。用開日。旦向王朱書。再拜服之。祝曰。五神開心。徹聽絕音。三魂攝精。盡守丹心。使我勿妄。五藏遠尋。拜畢祝。祝畢乃服。服畢咽液五過。叩齒五通。勿令人見。兩妄字謂皆應作忘。若不用開日。以月旦。月十五日。二十七日。一月三服。一年便驗。祕術也。

右符及此三條。有長史揀寫兩本。揀朱書。

東卿司命曰。先師王君昔見授太上明堂元真上經。清齋休糧。存日月在口中。晝存日。夜存月。令大如環。日赤色。有紫光九芒。月黃色。有白光十芒。存咽服光芒之液。常密行之。無數。若不修存之時。令日月還住。面明堂中。日居左。月居右。令二景與目童合炁相通也。此道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六丁奉侍。天兵衛護。此上眞道也。太上元眞經。先盟而後行。行之然後可聞玉佩金璫之道耳。季偉昔長齋三年。始誠竭單思。乃能得之。於是神光映身。然後受書耳。此元眞之道。要而不煩。吾常寶祕。藏之囊肘。故以相示。有慎密者也。明堂元眞自有經。經亦少耳。大都口訣。正如此而行之。偉昔亦不得經。但按此而行。始乃得經耳。爾欲得。可就偉取玉佩隱書。非偉所見耳。

夜行及冥臥心中恐者。存日月還入明堂中。須臾百邪自滅。山居恆爾此爲佳。右此是說元眞經存之法。其大經在茅傳中。

右三條楊書

太虛真人南嶽赤君內法曰。以月五日夜半時。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也。使照一心之內。與日共光。相合會畢。當覺心暖。霞暉映驗。良久乃祝曰。大明育精。內鍊丹心。光暉合映。神眞來尋。畢。咽液九過。到十五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復作如上。使人開明聰察。百關鮮徹。面有玉光。體有金澤。行之十五年。太一遣寶車來迎。上登太霄。行之務欲數。不必此數日作也。

右一條出太上消魔經中。此經亦未出世。

右一條長史寫。

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上法

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廢使人聰明朗徹五藏生華魂魄制鍊六府安和長生不死之道此兩字是

朱書

右書日月象法亦可圓書日也

右此二法不審是何真所受

右一條楊書

漢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長丈六項生圓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遍問朝廷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國有得道者號曰佛傳聞能飛行身有白光殆其神乎帝乃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採寫佛經四十二章祕蘭臺石室第十四即時起洛陽城西門外道北立佛寺又於南宮清涼臺作佛形像及鬼子母圖帝感非常先造壽陵亦於殿上作佛象是時國豐民安遠夷慕化願為臣妾佛像來中國始自明帝時耳此說粗與外書同而長安中似久已有佛裴君即是其事且佛法乃與天竺屬實者或姓名同耳傅毅字仲武見漢書秦景王遵等不顯此寺名白馬寺明帝乃葬顯節陵此云壽陵者漢諸帝在位時皆預造壽陵猶今世人作壽塚非陵名也外書記亦云遣侍中張堪或云郎中張愔並往天竺寫致經象并沙門來至又恐今此說未必是真受猶可楊君疏舊語耳但真經語中自函有論及佛事也方諸正四方故謂之方諸一面長一千三百里四面合五千二

百里上高九千丈有長明太山夜月高邱各周迴四百里小小山川如此間耳但草木多茂蔚而華實多蓊粲饒不死草甘泉水所在有之飲食者不死青君宮在東華山上方二百里中盡天仙上真宮室也金

玉瓊瑤。雜爲棟宇。又有元寒山。山上別爲外宮。宮室周二百里中。方諸東西面。又各有小方諸。去大方諸

三千里。小方諸亦方面各三百里。周週一千二百里。亦各別有青君宮室。又特多中仙人及靈鳥靈獸。羣

大方諸對會稽之東南。小看去會稽岸七萬里。東北看則有湯谷建木鄉。又去方諸六萬里。方諸是乙地。湯谷是甲地。

則自寅至辰十萬里。方五隅七言之邪。角十四萬里。故去會稽七萬里也。大方諸之西小方諸上。多有奉佛道者。有浮圖。以金玉鑲之。或有高百

丈者。數十層。謂作層字。樓也。其上人盡孝順而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之以

飛行。按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此不同。依如三弟子雖奉佛道。不作比邱形服。世人謂在家眞菩薩耳。大方諸之東小方諸上。多奇靈寶物。有白玉酒金漿。沂

青君畜積天寶之器物。盡在於此。亦多有仙人。食不死草。飲此酒漿。身作金玉色澤。常多吹九靈簫。以自

娛樂。能吹簫者。聞四十里。簫有三十孔。竹長二三尺。九簫同唱。百獸抃舞。鳳凰數十來至。和簫聲。

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真高仙。太極公卿。諸司命所在也。有服日月芒法。雖已得道爲眞。

猶故服之。霍山赤城。亦爲司命之府。唯大元眞人。南岳夫人。在焉。李仲甫在西方。韓衆在南方。餘三十一司命。皆在東華。青童爲太司命。總統故也。楊君亦云東華執事。不知當在幾幾位耳。直存心中

有象大如錢。在中心赤色。又存日有九芒。從心中上出喉。至齒間而芒。此字儂。徊還胃中。如此良久。臨

目存。此字儂。見心胃中分明。乃吐氣漱液三十九過。止一日三爲之。行之一年。疾病除。五年。身有光彩。十

八年。必得道。行日中無影。辟百鬼。千惡災氣。恆存日在心。月在泥丸中。夜服月華如服日法。存月十芒。白

行此日在心月。在泥丸之道。謂省易可得。旨行無中廢絕者也。除身三尸百疾。千惡鍊魂制魄之道也。日月常照形中。則鬼無藏形。青君今故行之。吾則其人也。今以告子。子脫可密示有心者耳。行此道亦不妨行寶書所服日月法也。兼行益善善也。仙人一日一夕行千事。初不覺勞叨。勸道之至。生不可失矣。寶書所用者。

右西城王君告。此並告楊君。令以示諸許也。

爲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操志入山。唯往勿疑。乃獲至真。

元清告。按南橋、西城、元清、三高真。未嘗有餘降受。唯戒及時各一條耳。不書此當是何時所喻。

右八條並楊書。

行此四道。按玉元上法一年。便驚視聽。自可勸之舉之無疑。中君此事失前紙。不知是何法也。

太極真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遍。則雲駕來迎。萬遍畢未去者。一月二讀之耳。須雲駕至而去。

右二條某書。

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臥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鍊。恆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爲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此二十一年夕一過。不得萬不爾。夕則二二過耳。

存五星當謹按八素以王星為始存以生氣時若不王星先出者故宜不先存王也至於視星入室任意耳唯以懃感為上耳亦不必須都見星然後速通也視之亦審耳

清靈君告

存思要法當覺目觀五星於方面並乘芒而下行我然後依王星下而存王星但吞咽一芒畢又當鎮星

下又存鎮星良久總五星各一芒使俱入口而咽之如鎮星星過數也此一事異法經中無此說

若頓存五星自當依常法不心存對尾下也依此言則後是單修法也

六月一日夜青靈真人言右四條楊書青靈為清也

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元炎颯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闕聖君採服飛根之道昔受

之於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右英云珠圓會暉韜綠凝日霞煥明赤童秉靈元炎散光颯象鬱清此日之勢也神之威也此說按紫文曰日魂事

可領

右二條某書

扶晨始暉生紫雲映元阿煥洞圓光蔚見朗濯耀羅眇眇靈景元森灑空清華九天館玉賓金房煙霄歌

右大同真經中篇今鈔數行今洞經亦有此四句

外國呼日為濯耀羅方諸真人呼日為圓羅曜夢見此濯耀羅者日之應也紫雲中人者胎宮神也元真

右四條楊書

右英疏大洞真經言以釋夢羅耀之義如別。此亦夢不自謂也。
 辭四通已呈氣意安和。此楊君自與耳。魂魄安也。身康神寧。從此始矣。
 之道矣。日德慶澤長生之象。紫雲固晨。魂魄安也。身康神寧。從此始矣。

真元胎宮神也。人者胎宮中。紫雲中之人者胎宮神也。真元胎宮神也。



守元白之道常日日坐臥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存臍中有黃氣三氣俱生如雲氣覆身因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內外如一旦行至向中又止於是服氣一百二十都畢道正如此使人長生不死辟却萬害尤禁六畜肉五辛之味嘗別寢處靜思尤忌房室房室即死初存出氣如小豆漸大衝天三炁纏煙繞身共同成一混忽生火在三煙之內又合景以煉一身一身之裏五藏照徹此亦要道也

右二條有揀寫并右三事在論華陽第四卷中今又重鈔可修事出此耳其本文猶在彼卷

太極真人敕鄧臺北帝使告三此三字被後人刪又被青臚乃不可都衛符有三天直使者二人凶鬼萬邪有千佩符者即死此下復有十字亦被刪而非今所書字男女各佩

一已別題之

小君今書此符相與佩之在玉馬經上一名北帝書七元符中有一符無題相傳言是此符而玉馬經世未嘗見不敢為定

- 一雄黃
- 二雌黃
- 三鉛黃

右三黃華先投朱砂一熟研之於器中次投雄黃熟研之次投雌黃熟研之次投鉛黃合研之良久成也以膠清合研之言一者以意為之一分之品量多少也此是諺作三黃色以畫符法真符多用此

右三條楊書

合藥當令精不精者不自咎反責方之不驗若是人可謂咎乎可使鈔方合耳

者在地也。臨時自有玉女玉童以青靛與共來載之也。欲停者。當心痛三日。節與飲耳。其方亦可舉家用。處在但餘衣在耳。是為白散。白散。日解之。仙若知藥名者。不復心痛。但飲足一斛。仍絕也。絕。已自覺所遺尸。極太真。入遺帶。散白粉。服一圭。當舉心痛如刺。三日欲飲。飲既足一斛。氣乃絕。即是死也。既歛失尸。

服之。亦可單服。此方。麻。服。三。解。水。清。而。壯。健。久。服。能。聚。老。各。耳。聰。目。明。矣。夫。此。三。方。所。有。之。神。力。不。可。不。察。也。夫。此。三。方。所。有。之。神。力。不。可。不。察。也。

不。法。能。犯。面。黃。而。壯。健。久。服。能。聚。老。各。耳。聰。目。明。矣。夫。此。三。方。所。有。之。神。力。不。可。不。察。也。又。法。能。犯。面。黃。而。壯。健。久。服。能。聚。老。各。耳。聰。目。明。矣。夫。此。三。方。所。有。之。神。力。不。可。不。察。也。又。法。能。犯。面。黃。而。壯。健。久。服。能。聚。老。各。耳。聰。目。明。矣。夫。此。三。方。所。有。之。神。力。不。可。不。察。也。

又。法。能。犯。面。黃。而。壯。健。久。服。能。聚。老。各。耳。聰。目。明。矣。夫。此。三。方。所。有。之。神。力。不。可。不。察。也。又。法。能。犯。面。黃。而。壯。健。久。服。能。聚。老。各。耳。聰。目。明。矣。夫。此。三。方。所。有。之。神。力。不。可。不。察。也。又。法。能。犯。面。黃。而。壯。健。久。服。能。聚。老。各。耳。聰。目。明。矣。夫。此。三。方。所。有。之。神。力。不。可。不。察。也。

右一

此。用。昌。蒲。五。兩。所。以。用。十。兩。未。知。道。門。戶。之。人。耳。可。用。朱。黃。根。皮。二。兩。紫。雲。芝。英。三。兩。

此。用。君。口。訣。此。方。是。在。其。中。耳。即。

雲霞衣九雨是其首。此一條不知出何處事。即應是白鬚散也。世未見方。

右一條△書

齋者不宜雜不齋者而相混。並未體正道。後宜改之。

上道之高。神虎經是也。自非傳授者。皆不得令其見所寫之紙也。此又一未體矣。

南真云。寫神虎文不精。則萬物不為己用。心將徒勞耳。得紙更留心謹寫。燒香先者寫上書。當恆燒香。文

之左右。亦初不能令專使煙清恆也。精誠務在匪懈。求道唯取於不倦耳。此又近於替乎。

夫得道者常恨於不早聞受。失道者常恨於不精勤。何謂精耶。專篤其事也。何謂勤耶。恭繕其業也。既加

之以檢慎。守之以取威者。則去真近矣。爾其營之。勿忘也。此前五條。並似止皆楊君。

受書則師乃恥之耶。真心既有不盡。獲考者非一人。子往師蘇林守一。當先齋受戒。能得此度世。幾未可

量也。九華真妃言守五斗內一。是真一之上也。皆地真人法也。

上黨王真。京兆孟君。司馬季主。皆先按於此道而始矣。魯女生。邯鄲張君。今皆在中嶽及華山。正守此一。亦可得漸階上道。而進復為不難也。五斗內一。涓子內法。昔所授於峨嵋臺中。本其外守一元一之屬。莫

有逮其蹤者也。

小君言。五斗真一。即今蘇傳中。分至日所存用者是也。中君曰。良勤不休。吾當與其流珠真。此亦中真之上道也。流珠亦九宮家事。其經未出世。此前五條。並似合告牙也。

數洗沐深不爾無莫作字是靈也。靈中國本國如字。氣故氣之亂入室宇者。所為不成。身亦爾。立一。

臥室宇。令潔。令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鬼吹干鬼。禾之。使人常依地而逆。上耳。已謂也。三見。

右十六條。並楊書。又雜揀寫。

右南岳夫人語。

行而更以為難。所為不篤。欲飛反沈者。也。心迷何必言哉。其自言。為三邪風。防其邪風。往來耳。此甚易。

右紫微夫人言。

沐浴不數。魄之性也。違魄返真。是練其濁。穢自亡矣。

右紫陽真人言。

可分許。笑數沐浴。濯其水疾之氣也。消其積考之積也。亦致真之階。

好此

矣。司三官之。足疲我三官之。皆交於外。視萬皆是也。適是也。皆如傳國。印父傳子。子孫傳耳。好道而。

小茅君云。丹砂。雄黃。雌黃。家皆有之。至於無一合藥者。也。皆如傳國。印父傳子。子孫傳耳。好道而。

又云。性開。髮者。一。身之賊。病。求道之堅梯也。遂之者。真去。收之者。道來。每事觸類。皆當。運而盡。精潔之。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亦不立。使人病。是體未真故。實重亦云。一言一事。灌滅一算。如此可不慎之。此三條本在鄧宮記中。楊書。又兼書。

大洞真經高上內章。過邪大祝上法曰。每當經危險之路。鬼廟之間。意中諸有疑難之處。心將有微忌。敕所經履者。乃當先反舌內向。咽液三過。畢。以左手第二第三指。躡兩鼻孔下人中之本。鼻中隔孔之內際也。三十六過。卽手急按。勿舉指計數也。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臺也。躡畢。因叩齒七通。畢。又進手心以掩鼻。於是臨目。乃微祝曰。朱鳥凌天。神威內張。山源四鎮。鬼井逃亡。神池吐氣。邪根伏藏。魂臺四明。瓊房零瑣。玉真巍巍。坐鎮明堂。手暉紫霞。頭建神光。執詠洞經。三十九章。中有辟邪龍虎。截岳斬壘。猛獸奔牛。銜刀吞鑊。揭山擡天。神雀毒龍。六領吐火。啖鬼之王。電猪雷父。掣星流橫。鼻磔駁灼。逆風橫行。天禽羅陳。皆在我傍。吐火萬丈。以除不祥。羣精啓道。封落山鄉。千神百靈。併手叩顙。澤尉捧燈。爲我燒香。所在所經。萬神奉迎。畢。又叩齒三通。乃開目。除去左手。手按山源。則鬼神閉門。手薄神池。則邪根散分。手臨魂臺。則玉真守關。於是感激靈根。天獸來衛。千精震伏。莫于我烝。此自然之理。使忽爾而然也。

鼻下山源。是一身之武津。真邪之通府。不真者所以生邪氣。爲真者所以遏萬邪。在我運攝之耳。故吉凶兆焉。明堂中亦一身之文池。死生之形宅。存其神。可以眇乎內觀。廢其道。所以致乎朽爛。故由我御順其術。而死生悔吝定焉。

右一條出大洞真經高上首章。此一條不審誰授。有長史寫。此經亦未出世也。

右五條楊書又據寫楊書北帝祝是口呪時書極多僂贖改易。

風病之所生。生於丘墳陰濕。三泉壅滯。是故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痺。風痺之重者。舉體不授。輕者半身成失手足也。若常夢在東北及西北。經接故居。或見靈牀處所者。正欲與冢相接耳。墓之東北為徵絕命。西北為九厄。此皆冢訟之凶地。若見亡者於其間。益其驗也。

若每遇此夢者。臥覺當正。向上三琢齒而祝之曰。太元上元。九都紫天。理魂護命。高素真人。我佩上法。受教太元。長生久視。神飛體仙。冢墓永安。鬼訟塞姦。魂魄和悅。惡氣不煙。遊魅罔象。敢干我神。北帝呵制。收氣入淵。得籙上皇。謹奏玉晨。如此者再祝。祝又三叩齒。則不復夢冢墓及家死鬼也。此北帝祕祝也。有心好事者皆可行之。若經常得惡夢不祥者。皆可按此法。於是鬼氣滅也。邪鬼散形也。此應令以授長史也。但絕命。是為不調。又九厄之名。墓書無法。許姓羽音。今云東北徵

手臂不授者。沈風毒氣在脉中。結附痹骨。使之然耳。宜針灸。針灸則愈。又宜按北帝曲折之祝。若行之百過。疾亦消除也。先以一手徐徐按摩臂。良久畢。乃臨目內視。咽液三過。叩齒三通。正心微祝曰。太上四元。五華六庭。三魂七魄。天關地精。神符榮衛。天胎上明。四肢百神。九節萬靈。受錄玉晨。刊書玉城。玉女侍身。玉童護命。永齊二景。飛仙上清。長與日月。年俱後傾。超騰昇仙。得整太平。流風結痾。注鬼五飛。魍魎冢氣。陰氣相徊。陵我四肢。干我盛衰。太上天丁。龍虎曜威。斬鬼不祥。風邪即摧。考注匿訟。百毒隱非。使我復常。日月同暉。考注見犯。北辰收摧。如有干試。干明上威。畢。此亦以告長史也。長史極多惡夢。恆有冢注。若。又患飲癖及兩手不理。故每授諸法。并針灸在後。若弟

此三十年大真入賜公成流明檀桓散一劑即能起行後發得道今在鳴山下夫存拜及心行道之
 針力訖昔語所灸處又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昔趙公兩處耳夕常心存拜太上如
 昔鄧靈山停書得道兩手授吾使吾人語之令灸津兩處耳夕七日間便得作五衛按慶也若
 也今書為行也皆因衰氣之間耳體有虧家認章我書關之於氣總矣

夫風考之侯夫入言_{價手}自別相示也保不使爾失此手也
 右中侯夫入言_{價手}自別相示也保不使爾失此手也
 夫風考之侯夫入言_{價手}自別相示也保不使爾失此手也
 夫風考之侯夫入言_{價手}自別相示也保不使爾失此手也

氣得溫浮上臂血得風故宜三過灸乃得補定流津使鈔屬不滯也灸手幽關及風故并五津凡三處
 十過針三過灸無不愈左手勝右手也少陽左肘手脈內纏故宜三過針乃得理內脈入少陽也
 十過針三過灸無不愈左手勝右手也少陽左肘手脈內纏故宜三過針乃得理內脈入少陽也

今在華陽得虹丹法合服不折曲視法百日除_{又元病不復}鄭子真則康成之孫也今在陽耀山昔初學時正患兩脚
 不授年其晚用針灸行曲折視法百日除_{又元病不復}鄭子真則康成之孫也今在陽耀山昔初學時正患兩脚
 不授年其晚用針灸行曲折視法百日除_{又元病不復}鄭子真則康成之孫也今在陽耀山昔初學時正患兩脚

諸疾有曲折者用法皆佳但舉身不授而已_{不難}道有_{不難}道有_{不難}道有_{不難}道有_{不難}
 昔唐覺者居林慮山為鬼所擊所舉身不授而已_{不難}道有_{不難}道有_{不難}道有_{不難}道有_{不難}

子有心者按摩疾處皆用此法但復令障目內視咽彼球齒耳
 子有心者按摩疾處皆用此法但復令障目內視咽彼球齒耳
 子有心者按摩疾處皆用此法但復令障目內視咽彼球齒耳

北帝有除也此法皆即除也此法皆即除也此法皆即除也此法皆即除也
 北帝有除也此法皆即除也此法皆即除也此法皆即除也此法皆即除也

時皆燒香左右如欲行事狀也。此謂內研太元心行靈業。栖息三宮。偃逸神府者矣。

右保命言

風循、曲津、兩處。炎經亦無此穴。家訟章不見有真本。野雲山、趙公成。並無別顯出也。

夜臥覺存日象在疾手中握之。使日光赤芒從臂中逆至肘腋間。良久日芒忽變成火燒臂。使臂內外通

匝洞徹。良久畢。乃陰祝曰。四明上元日月氣分。流光煥曜。灌液凝魂。神光散景。蕩穢鍊煙。洞徹風氣。百邪燔然。使得長生。四肢完全。汪害考鬼。收付北辰。畢存思良久。放身自忘。

右保命說此云案消魔上祕祝法。此經未出世。若猶是智慧七卷限者。未審小君亦安得見之。

右八條並據書寫

昨具以墓事請問荀侯。荀侯云。極陰積沍。久經墳塋。遂使地官激注。冢靈沈滯。風邪之興。恆繼此而作。然衝氣欲散。作考漸歇。鎮塞之宜。未為急也。不如通婦墓之井。以潤乎易遷之塗。救渴惠乎路人。陰惠流於四衢。植棠棣於龍川。散松楊以固標。此其所利耶。荀侯即應是荀中侯也。此即長史婦亡後所告。范幼沖漢時尚書郎。△ 缺一字。

解地理。乃以冢宅為意。魏末得來在此。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龍乘氣。上元辟非。元武延軀。虎嘯八垂。殆神仙之邱窟。鍊形之所歸。乃上吉冢也。其言如此。此猶是前所服三氣之范監也。四靈雖同墓法。而形相莫辯。又以朱鳥為上元。亦所未詳也。積善憩

德慈心在物。兼修長存之方。洞守形中之寶者。雖有此墓。為以示始終之觀耳。至於神全得會。照鏡元開。亦何時永為朽物。不復生出耶。此墓之人。斯可謂應運矣。此並論長史婦所葬墓事。

辛元子所言。辛元子事在第五卷中。

右三條楊書

夫欲建吉冢之法。去塊後。正取九步九尺。名曰上元辟非華蓋宮王氣神趙子都冢墓。百忌害氣

【青龍秉氣】之神。盡來屬之。能制五土之精。轉禍為福。侯王之冢。招搖欲隱。起九尺。以石方圓三

尺。題其文埋之。土三尺也。世間愚人。徒復千條萬章。誰【上元辟非】能明吉凶。四相哉。辟非之下

冢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敗。非神非聖。難可明也。必能審此術。子孫無復冢墓之患。能知墳墓之

法。千禁萬忌。一【元武延軀】皆厭之。必反凶為吉。能得此法。永為吉冢。不足宜也。此一紙異手書青紙。依如此法。

亦為可解。其九步九尺而不云十步三尺者。是九尺入冢蓋。正取中心為數。但辟非應是朱鳥。而云冢後若徵家甲向。朱鳥在西南。羽家庚向。【虎嘯八垂】朱鳥在東北。所不論耳。

員三尺。題其文曰。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侯。甲乙年如干歲。生值清

真之氣。死歸神宮。翳身冥鄉。潛寧沖虛。辟斥諸禁忌。不得妄為害氣。當令子孫昌熾。文詠九功。武

備七德。世世貴王。與天地無窮。一如土下九天律令。員三尺。猶是方員。方員之法。六邊皆等。如印形也。趙公明。今于二百官儀。乃以為溫鬼之名。九

功七德事。出左傳。

夫施用此法。慎不可令人知。若云冢墓王相利害。諸不足者。一以填文厭之。無不厭伏。反凶為吉。

圓行下被制。餘一字如此。當是此字。後行又被割。語則未盡也。從員三尺來。別一紙。復是異人。述。不與前同。而俱書青紙。色理亦小殊。疑此並寫非真。前范監既有此言。恐後人因以造法耳。

上清真人馮延壽口訣。前云是楚市乞人西岳真人馮延壽。西岳之號。自不妨上清之目也。此後。凡十四事。雖未見真書。類其事旨。不乖真法。故別撰錄。附於卷末。

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穢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炁。無益於身。昔有

道士王仲甫者。少乃有意好事神仙。恆吸引二景餐霞之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足一十八年。白日升天。後南嶽真人忽降仲甫而教之云。子所以不得升度者。以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筋液不注。靈津未溢。雖復接景餐霞。故未為身益。仲甫遂因服藥治病。兼修其事。又一十八年。亦白日升天。今在元州。受書為中嶽真人。領九元之司。于今在也。此段殊切事要。仲甫父子。無餘別顯也。

夫學生之夫。必夷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宮填滿。元精不傾。然後可以存神服霞。呼吸二景耳。若數行交接。漏泄施寫者。則氣穢神亡。精靈枯竭。雖復元挺玉籙。金書太極者。將亦不可解於非生乎。在昔先師常誠於斯事云。學生之人。一接則傾一年之藥勢。二接則傾二年之藥勢。過三以往。則所傾之藥。都亡於身矣。是以真仙之士。常慎於此。以為生生之大忌。此事彌會來經之旨。

夫學道。唯欲嘿然養神。閉氣使極。吐氣使微。又不得言語大呼喚。令人神氣勞損。如此以學。皆非養生也。凡存神光行真仙之事者。又不得以衣服借人。亦不服非己之物。諸是巾褐履屐之具。皆使鮮盛。三魂七魄。或栖其中。亦為五神之系。忌洿沾故也。

又八節之日。皆當齋盛。謀諸善事。以營於道之方也。慎不可以其日忿爭喜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為重罪也。

右三條亦與經事相符。

凡研味至道。及讀誦神經者。十言二十言中。輒當一二過舐唇咽液。百言五十言中。輒兩三過叩齒。以會

學生之法不可泣淚及多唾泄。此皆爲損液漏津。使喉腦大竭。是以真人道士常吐納咽味。以和六液。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遺諸可欲。

凡五卯之日。常當齋入室。東向心拜。存神念炁。期感神明。亦適意所陳。恆如此者。玉女降侍。此三條與經語亦互相同也。

常以本命之日。向其方面。叩齒三通。心存再拜而微呪曰。太一鎮生。三炁合真。室胎上景。母乎父元。生我五藏。攝我精神。下灌玉液。上朝泥丸。夕鍊七魄。朝和三魂。右命玉華。左嘯金晨。命我神仙。役靈使神。常保利津。飛行十天。祝畢。又心拜四方。叩齒三通。咽液三過。此名爲太上祝生。隱朝胎元之道。常能行之。令魂魄保守。長生神仙。未見此經法。

凡入室燒香。皆當對席心拜。叩齒陰祝。隨意所陳。唯使精專。必獲靈感。此亦朝靜之例也。

凡人常存思識己之形。極使髮髯。對在我前。使面上恆有日月之光。洞照一形。使日在左。月在右。去面前三寸存畢。乃琢齒三通。微祝曰。元胎上真。雙景二元。右抱七魄。左拘三魂。令我神明。與形常存。祝畢。又叩齒三七過。咽液七過。此名爲帝君鍊形拘魂制魄之道。使人精明神仙。長生不死。若不得祝者。亦可單存之耳。道授乃有識形而未見此祝法。

又學道之士。當先檢制魂魄。消滅尸鬼。常以月晦朔之日。庚申甲寅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埃。正席而坐。得不眠者。益善。以真朱筆點左目眇下。以雄黃筆點右鼻下。令小半入谷裏也。點畢。先叩齒三通。徹祝曰。上景飛纏。朱黃散煙。炁攝虛邪。尸穢沈泯。和魂鍊魄。合體大神。令我不死。萬壽永全。聰明徹視。長享利津。祝畢。又琢齒三通。咽液三過。并右手第二指躡右鼻孔下。左手第二指躡左目下。各七過。當盡陰案之。勿舉手也。於是都畢。按此二處。是七魄遊尸之門戶。鉞精賊邪之津梁矣。故受朱黃之精。塞尸鬼之路。引二景之薰。遏淫亂之炁也。此太極上法。常能行之。則魂魄和柔。尸穢散絕。長生神仙。通炁徹視。行之三年。色念都泯矣。此頗似太靈真人法。可兼修用之。

凡上清叩齒咽液法。皆各有方。先後有次。不得亂雜。使真靈混錯也。

夫叩齒以命神。咽炁以和真。納和因六液。以運入制神。須鳴鼓而行列矣。

凡存修上法。禮祝之時。皆先叩齒。上下相叩。勿左右也。一呼一吸。令得三叩爲善。須禮祝畢。更又叩齒。乃得咽諸炁液耳。此名爲呼神和真。以求升仙者也。吾屢見僞俗之人。或誤定經文。先後雜亂。無有次緒。用以爲益。良可悲也。此亦同五神經中意旨。

右本卷訖此。

養性禁忌口訣。復有此諸條。亦未見真書。而似是二許抄事。皆仙人條用小訣。有助於施行。故並撰錄。

黃仙君口訣。服食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猪肝犬頭肉。至忌都絕。爲上道士。自不可食猪犬肉。而交房。

陳安世口訣道士結頭理髮及飲食施履屨枕褥勿令非道士者見其理髮于其飲食動其履屨用其枕

車出花起以傳者能百

鳳纏口訣道士有疾閉目內視心使生火以燒身盡存之使精如彷彿疾病即愈是痛處存其火祕驗

也。婦知

女仙程亦用此術出京神傳今人為海出飛步之劉

天劉京亦用此術出京神傳今人為海出飛步之劉

東陵聖母口訣學道慎勿言有多為山神百精所試夜臥閉目存眼童子泥丸中令內視身神長生升

也之別

東海小童口訣道士求仙勿與女子交一交而傾一年之藥力若無所服而行房內穢算三十年

及後經仙

却十里此三天前驅使者捕鬼之法即虎狼符也

丈人著赤羅袍玉女二入廟行經山及諸靈山入廟行百步先却日大忌亥子時上額上月在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祕驗

呂恭口訣入山藥勿向北方向北方大忌亥子時上額上月在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祕驗

仙出神

呂恭口訣入山藥勿向北方向北方大忌亥子時上額上月在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祕驗

仙出神

沈義口訣服神藥勿向北方向北方大忌亥子時上額上月在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祕驗

仙出神

青牛道士口訣服神藥勿向北方向北方大忌亥子時上額上月在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祕驗

攝影祖

中合藥力不行又計食一斤損算百日其慎之

據俗尸魄形中之鬼來侵我神也。所以道士棲山林而幽身者。皆欲遠茲穢穢。絕放人間之業。是恐外物凡百。犯其性命也。祕之。陳出神仙傳。

李少君口訣。道士求仙。不欲見死入尸。損神壞氣之極。入君師父。親愛不得已而臨之耳。所以道士去世。不事王侯。是無君也。塊然獨存。是無友也。唯父母師主。不得不臨喪。致感極之哀。不吝性命之傷耳。苟以此故而傷。是以無傷之也。吾其祕之。故口傳焉。漢武臣。出神仙傳。

女仙人劉綱妻口訣。求仙者勿與女子。三月九日。六月二日。九月六日。十二月三日。是其日當入室。不可見女子。六尸亂則藏血。擾潰飛越。三魂失守。神彫氣逝。積以致死。所以忌此日者。非但塞遏淫泆而已。將以安女宮。女宮在申。男宮在寅。寅申相刑。刑殺相加。是日男女三尸。出於目珠瞳之中。女尸招男。男尸招女。禍害往來。喪神虧正。雖人不自覺。而形露已損。由三尸戰於眼中。流血於泥丸也。子至其日。雖至寵之。女子親愛之令婦。固不可相對。我先師但修此道而仙矣。復不及至親無心者矣。子其慎之矣。綱妻出神仙傳。又虎豹

符中。凡此雜事。皆與真經相符。並可按而施用也。

稽神樞第一

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受作此言。按受此應在乙丑年六月。已前

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歷世遊踐。莫有知其處者。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為句容里。過江一百五十里。訪索即得。凡此後

字者。並茅三君傳所記也。傳既以寶祕。見之者稀。今謹抄取說山事。共相證顯。按山形宛曲。東西遶迴。故曰句曲。紫書大

從山嶺分界。西及北屬句容。東及南屬延陵。句容既立為縣。故其里不復存。昔時應在述墟左右耳。今山去石頭江水步。道一百五

六十里。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此蓋呼秣陵之金陵。非地肺之金陵矣。小澤即

正自如。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為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窻。謂今赤山湖也。從江水直對望山。東西左右

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真洞仙館也。此論洞天中諸所通達。天后者。林屋洞中

入。得靈寶五符處也。清虛是王屋洞。之真君。位在太湖菴山下。龍威丈人所

天。名言華陽。與比並相貫通也。山形似已。故以句曲為名焉。今登中茅元嶺。前後望諸峯壘。盤紆曲轉。以大

大嶺。反覆南北。狀如左書已字之形。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災癘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福地也。爾心悟焉。是汝之幸。復識此悟。從誰所感發耶。此河圖者。舜禹所受及

此語亦是示長史。言相感。句曲山。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居其地。必得度世。見太平。河圖內元經曰。乃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中篇曰。句金之山。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此之謂也。後所稱河圖。即是前要元篇語。雖

隨地勝。一片地能如此耳。其餘處未必有所免辟耳。

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河圖逆察。故書記運會之時。方來之定名耳。至於金

陵之號。已二百餘年矣。尋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皇過江。厥氣乃改爲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猶呼爲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屬之。義熙九年。移治開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此是江東

之金陵耳。傳所言二百餘年者。是吳孫權使人採金屯居伏龍山。因名金陵。自然響會。所以歎河圖之逆兆也。句曲山秦時名爲句金之壇。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因

以致名也。外又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爲壇號矣。周時名其源澤爲曲水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合爲句曲

之山。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鶴。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

見者。是以發於歌謠。乃復因鶴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總而言之。盡是句

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三茅山隱巖相屬。皆句曲山一名耳。時人因事而諭。今故有枝條數十作別名。舊

不爾也。今以在南最高者爲大茅山。中央有三峯。連峯鼎立。以近後最高者爲中茅山。近北一峯孤峯。上有聚石者爲小山。其中茅小茅間名小阿。東西出亦如此。有一小馬嶺相連。自小茅山後去。便有雷平。燕口。方嶠。大橫。良常。諸山。巖迤相屬。垂至破罡瀆。自大茅南。復有韭山。竹吳山。方山。從此覺障。達于吳興諸山。至于羅浮。窮於南海也。

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敕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兵。帥百家。遂

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爲金陵之墟名也。河圖已得之於昔。可謂絕妙。今大茅山南。猶有數深坑大坎。相傳呼之

東諸處碎石。往往皆有金沙。云兵帥仍屯居伏龍。今則無復有。唯小近西有迷墟。昔乃名九墟。今是良民。迷墟前十數里大茅有吳墟。村以號而言。乃欲相似而復不關。金陵長史宅西北。近長隰小岡下。乃時有破破瓦器。焦赤土甚多。疑是

人居處。既經耕墾。基域不復存而了無井。亦恐如長史井堙沒耳。又小金陵之士。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

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沾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

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既耶。子其秘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定錄君受作。密令爾許候。

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既耶。子其秘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

至第十天。井及鄆都五嶽。入海神仙。遠
方夷狄之洞。既非此限。並不獲疏出。洞墟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

此當是至太山。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平方。其內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下墟猶有
頂為言也。

嶽阜壠。偃上蓋正平也。向云高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則是中央高。四邊漸下。今云上蓋正平。其內有陰

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元空之中。按諸洞天日

此名。亦小小不同。蓋猶是大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與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崖畔。句曲之

了不得窮。此小天邊際。殆可捫觀。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忽然起滅。不由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

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門。東門似在柏枝隴

君告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口。從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又以石塞之。事具在後。則西便門亦當如此。

正應在今所呼作石墳處也。柏枝乃有兩三洞口。恐真門外亦不開此三門。精齋尋之。自可見爾。今南便門外雖大開。而

內已被塞。當緣穢多故也。北大洞猶有鬼神去來。而真仙人出入。都不
由王門。皆款爾無間。設此門者。為示是山洞體製。或外人應入故耳。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令

得往來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

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蕩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

而罔也。世人採藥。往往誤入諸洞中。皆如此。不便疑異之。而未聞得入華陽。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

通峨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間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安之中。左元放聞傳者云。江東

有此神山。故度江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

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惋惜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相推校生死。如地

上之官家矣。今按地域方面。則林屋在東南。羅浮在西南。惟岱宗峨嵋得正耳。直道亦當五六千里。此路至穎川間。便應徑通王屋清虛天也。元放當是為魏武所逼。後仍來。後真授乃云清齋五年。然後乃得深進內外宮

碧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入地三四尺也是也今則也地三四尺也

之廟。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鶴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互見。兼祈禱靈驗。因共立廟於山東。號曰白鶴廟。每聖誕之時。或聞言語。或見白鶴在帳中。或聞伎樂聲。於是競各供侍。此廟今猶在山東平阿村。中有女子姓尹為祝。遠山西諸村。各各造廟。大茅西為吳墟廟。中茅後山上為述墟廟。並歲時鼓舞。同乎血祀。蓋已為西明所司。非復真仙僚屬矣。

中茅山元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千斤於此山深二丈許。壅上四面有小盤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泉水下流。水皆小赤色。飲之益人。此山下左右亦有小平處。可堪靜舍。左元放時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耳。今此嶺前後甚多大石。而山上左右無正住。東西唯當近澗左右為好。左氏乞丹砂。當是入洞時所請。以合爐火九華丹。

右楊書

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為積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為屋室靜舍。乃佳。此數處亦任意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中茅之前。大茅之後。下麓長澗。東西亦出山外對館。此即隱居今所住東面一橫壑也。此壑純絕石。石形甚瑰奇。多穿穴側傍。盤紆下深。乃有無底處。屢投脆物在中間。玲瓏之響久之。此云多金物。亦當是久來真仙所投也。西南有大石壁。壁而拆開。內有洞。入數丈。漸狹小不復容人。玲瓏有風。外數步便有一湧泉。冬夏清流。即下解所資。近外澗口。又有一湧泉。水勢乃駛上者。冬溫而夏冷。今正對澗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特奇。大水大旱。未嘗增減。色小白而甘美柔弱。灌注無窮。但恨在山西。自不得東流。耳。亦別開決作東流用之。又度此嶺。東南有一石穴。水東流極好。其處隱障。甚可合丹。即後所云菌山之前也。此處去徑路近。車聲入響。殆欲閉關。今若斷此路。不復聽車聲人行。便是第一。處方當思為其宜。茅山住止。惟有隱居今所住。及南澗口長史宅處。乃極好。所恨迴曠。且此一山。通無虺螻毒螫。時有青蛇。都不犯物。虎亦甚少。自古來。未聞害人。山居不問道俗。皆少溫病。山德寬容。不到險阻。但恨無青林。冬夏常鬱如東間諸山耳。自隱居往來。煥養成秀。於形望大好。山出好朮并雜藥。絕宜松柏。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飄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天。曾來於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金玉之津氣。可索其有小安處為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

有泉水。皆金玉之津氣。可索其有小安處為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

何人耶此即二月廿一日之東門外年有開柱石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

口但精竅向心於司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

元峻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此即三月十日入此穴中有開柱石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

於良常洞小穿如孟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盤石亦開發耳謂之阿子動形尋之得從此入

穴餘小穿如孟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盤石亦開發耳謂之阿子動形尋之得從此入

中茅山東有穴口繞狗竇容入耳急入急關外以盤石掩塞

氣今故分明恒分向先起路有北見其曲之山而巳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有洞天皆爾不但句曲而已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乘靈聚輪之時召四海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白玉各八千斤於市左右四面以鎮陰宮之嶽諸

仙府也元帝時召四海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白玉各八千斤於市左右四面以鎮陰宮之嶽諸

此盤石於夫之上非耳但句曲而已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也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也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也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也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也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也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也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也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也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也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也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洞天中央元憲之上也或說今人呼天為石盤石為仙

以三月清齋，便得入洞。長史雖誕分高，而形論猶味，豈可相比。此語是狀相獎勵耳。長史後答，亦作此意仰酬之也。

要總真王君太虛真人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

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即見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門辟兵水之災見太平聖君以二日登山

延迎請祝即請十二月二日不見道三月十八日者屢有正月申耳今臘月二日多寒雪遠近略無來者唯三月十八

日韓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俗男女狀如都市之衆看人唯共登山作靈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有

深誠密契願視神真者乎縱時有至誠一兩人復患此諠穢終不能得專心自達如此抽引乞

恩無因得果矣唯隱居所住中巖禁斷清年得無遊雜既去洞隔嶺人自不知至於此也良常山西南垂有

可住處是司命往時別宅處也可合丹司命初過江立宅於此以自蕩滌實對神鬼今按垂之爲言如是邊

史宅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乃言大茅之西北平地棠梨樹間名下薄處言是司命君故宅耕墾至肥良多見磚瓦故

物似經住止處亦驗烈不可穢犯君此審是則宜言中茅之西不應遠舉良常大都真人語自不正的遇所引處便言

達昔時山下遠近諸處長林榛芳遮天蔽日無處不可隱密即今所伐耕稼四通九

達山中亦皆顯露時移事異不復可准乃言未久如此正復五六十年來漸劇耳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

間當有累石如窠形窠間或有寄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此處今亦存但無復有

流水其左右並近大路所以言淺即今凋迴無復可往也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靜舍也今此中以去多荒蕪亦帶北洞

縣小近往來爲易又近洞口所以屢及之耳外靜舍當以俟游資從憩止非自往修行之所益知是欲相近之意也

顧居士所撰本此中向近所標精舍地一篇今視據書者不以相次乃別出在長史所營宅前耳此後長史答書道西北

地危仍次菌山不酬金糧至室語明知本別嚙之也句曲之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探入土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

去時曾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住取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今人不復識呼菌山者藉此山形當如菌孤立亦

地有一山子獨秀如博山爐且又近積金山恐此或當是即今多石及樹木但金之所在指一兩處亦難可尋索

唯啓乞垂賜所不論耳意欲營轉鍊之事亦指此山前臨長澗東流水至幽隱有形勢若基構有期當更宜述耳

大茅山有元帝時銅鼎古鼎鼎可容四五斛許儼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事耳。長史懷其後。容此故耳。亦語。吾欲巧便其心。此毒疏慎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靈山之罪大也。

知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

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

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

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

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

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

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

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

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

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

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

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也。此俗人置毒於他家。得。恐輒而耳。貴府位。具。高。志。

編鑿。則事由宣泄。此罪真為不輕。非但爾時
教戒。亦傳貽無窮。將來諸子。咸共秘之。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此。長史前書無本出。今唯有後答。亦隨條奉酬。次第如左。
右從前良常來。凡二十一條。並有據寫。

昔年十餘歲時。述虛。此乃應是墟字。而由來皆作墟字。即今之山西村名也。

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答。今故在此山。非為徒去。此山洞庭之西門。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高卑

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誨命。於此而改。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撰錄。而前紙斷失。亦非起端語也。包公是鮑觀。句容人。悉呼作包也。答書時已是蒙示

之別光。為引太陽之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官屬正二仙君兄弟。復有地

仙官男女。凡有幾許人。為直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苞山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

曾得入此宮。不二人為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處。愚昧冒啓。懼有干忤。包公及妹事。前中君書無有。當復是別哩。今更重

耳。豈有掘犯理耶。此故為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亦可立靜舍。合丹。輒當以為意。此上

市泉。可住事。而竟所立也。不審元帝是何世耶。後生蒙蒙。多所不及。願告。願頊水王。故號元帝。外書亦爾。是

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為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

問并洞中事。定錄又答有後也。市山之盤石。市名之存。由於此也。今之孜孜志慕於道。無心金玉尊靈所置。唯助令彌密

也。脫致疑問耳。此條復有答在後。告中茅

此上

答天

懷今方居山下故當修懸此去洞口遠故不欲安耳。言去田口遠中東之西近山此田離水早而

昔占赤石田近山遠致事遠探息而已。在元後所云探即所云向充後所以并宅報或是梅山此知田離水得蒙者察此與事遠探息而於此喜於家靜中耳。感心部近亦以肉穢濁精誠不懇無能上達不悟已暢高懸

山便承此易歸而直致喜於拜八日晝已操身至述。是前此徐汎家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

世示後生益增不悲歎昔初拜八日晝已操身至述。是前此徐汎家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

器元帝時劉鼎在山獨高處入尺許此帝王之所。後而事可密者臨時啓金於此服金者可取且窺有合液

意今未敢議此若山居積年修事日進。後而事可密者臨時啓金於此服金者可取且窺有合液

告大茅山亦在密區。良常西垂有可任處。未患托之高。昔之舊字。南又有可任處。累石如竈。寄生樹如曲。蓋為誌。隱

存運速之問不敢悞。運何如。教示。以。來。不。動。游。引。一。告大茅山亦在密區。良常西垂有可任處。未患托之高。昔之舊字。南又有可任處。累石如竈。寄生樹如曲。蓋為誌。隱

時微少。塘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墜之不。今塘尚決。補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植。常願修復此塘。以追遠跡。兼為百姓之惠也。

一五〇

書疏之興。所以運達意旨。既蒙眷遠。親奉覲對。司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其願。沐浴聖恩。豈復煩書疏耶。

所謂得魚而忘筌也。此蓋不欲停之辭。故引回見於理極好。故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今在何處。肉人喁喁。為

欲知之。葛既鄉人。所以及問。此條亦右答在後。

右長史答書訖此。並是自起本多贖。治用白牋。次第如此。讀乙丑此一行。本題紙背。

真誥卷十二

稽神樞第二

昔累得書見意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昃。衰頽待老。中夜慨歎。莫與酬諮。夫誠感有在。亦得之無晚也。次書告有年之志。嚙昔之好。恆願真人稟受要訣。仰接容景。親奉徽音。夫勤未上徹。精未廣釐。真要之聘。未可豫及也。後漢書云。吾發自元授。金闕素名。降邁世迹。超登清虛。何元標之渺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克己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末書云。廁聞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造閩圃。東遊元洲。不為邈絕。求矜而誘之。引而致之。是為言貫于心。良可啓矣。恭俊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迹。未關內真。是以靈車靈輅。相適猶遐。昔曾軫華僑。依此而言。則知華僑先亦蒙真降矣。蓋應會敷世。事有出嘿。涂不必靜。苟有分無志。申公所病。遇至不為。覆水始悔。是以古唱有云。逢時不邁。山客抃粲者矣。夫學道者。固不宜恃其質分。必當保任於清全矣。於焉聘逸松期。回輪紫清。靈觀四響。元替合唱。玉振雲奏。不謀而和。可謂秘道藏珍。真暉之上挺也。子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此一書似是裴君言。且楊書。此亦不與後元帝相連。恐非中君答也。又是史此四書本。今並不存矣。

元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顛頊。顛頊父居弱水之鄉。項身陶七河之津。是為元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輦。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邱。皆移

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為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峯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元帝也此並申君答前所詰問四條事復以關上紙也說

顧頌與五符語正同五符唯無埋鼎一事耳鮑靚靚及妹並是其七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橋為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今福建於靚等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為兄弟耳根宵雖異德蔭者

同故當同生氏族也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靚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滯故不得多也欲知之其事如此亦如子七世祖父許肇字子阿者有賑死之仁拯饑之德故令雲蔭流後陰功垂澤是以今得有

好尚仙真之心者亦有由而然也物皆有因會非徒爾而得之者矣此書時先生誠事未授所以論及子阿功蔭

後用陰君太元陰生符為太清尸解之法當是主者之最上品矣緣運事乃如此相關今人之善惡豈曰徒然問萬元元善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

非僊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黃子陽郭

聲子相隨萬元字孝先是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所以有問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靈寶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妄乎左

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即萬元之師也魏武父子括著山在永嘉橋谿之北凡此諸人術解甚多而仙弟猶下者並是不聞三品高業故也許先生所以與歎小括即小

有五門有心立志清齋三月登尋此門皆可即得得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來問欲知宮室所作闕

缺多少男女主領人數當更相示來疏亦復泰盡邪動自當見亦何事爾亦何事爾又當先呈啓司命司

命命答道宮室之委曲者吾乃敢言之耳此自是司命之別宮吾人亦不得為洞臺之正主也按後所論諸

當是已為啓司命乃具得受說之耳右定錄後書

嘗長史所問說此後元帝來凡五條並楊書

官僕人物

東卿司命監太山之衆真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賈元道李叔升言城生傳道流往並受東卿君之要也。元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也。受學至勤並得真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真者也。諸來作試者非一律而往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難了也。於斯之際可不慎乎。此四人據司學道者。所以長史有嘗與賈。賈卽呈司命。司命亦答之。並以在上卷。此諸人名位小。不願外書。周威王卽應是六國時威烈王也。于時雖未立河東郡。而卽地已有其名矣。漢官無正殿中將軍。或應中郎將也。此紫陽真人六月二十日受。

右一條有掾寫。

七月十五日夜茅中君受書與許卿。卽長史也。後當爲上清左卿。元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自分。必能鵬飛。

辰阿雲扇靈元。高振玉宇。搆鬱秀真。可謂邁乎其奇。落絕之視也。於是洞陰之宮。內臺下觀。風無羽琅之。草無瓊金之流嚮。雖淳光正明。動回五象。固乞屈之夾觀。小天之浮景耳。何足絳卿司之至念。紆蘭真以盼汎邪。然鑒無不應。圓想必通。所以興詠事外。迹亦並市。苟誠之所企。吾無隱也。想善建重離之明。以於必詣之會。皓清明朗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等有盛頽下風矣。宏之而已。此是受前書後一月日復受。此猶論答欲見洞宮事。

右一條楊書。

定錄官寮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保侯。禁保侯職。

主領應為種民者。今洞宮自二君以下。便次此三職為大矣。

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元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元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

仕官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

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

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

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

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任孤

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四。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

四。瑋元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受瑋元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為左理中監。漢書所

亦略同。而置辭小異耳。袁安字邵平。初為縣功曹。被舉歷仕。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即袁紹高祖也。晉世又有馮奚。亦為太常。名位同耳。韓既隱解。必是記尸。今晉陵上有韓家。崔巍高大。從來相呼為韓家。疑如桃君。或即是此虛。策將韓當家也。

云王瑋元是楚莊王時侍郎。受術於玉君。若春秋時楚莊王者。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職。而漢楚王又無莊證。

如司馬。今有劉翊字子翔者。居之。翊本潁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為事。好行陰德。密惠陳

留張季札。當弔師喪。車敗牛困。翊於汝南界逢之。與語。不示名字。即推車牛與乘之。恤死救窮。非一人矣。

後都長安。翊舉計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窮。損己分人。行達陽

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攜汝以長生之道。吾山

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攜汝以長生之道。吾山

官也爾乃能隨我去不翅於是叩頭自搏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

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為定錄右理中監漢書云翊字子相穎陰人家世

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敗。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

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子相也。後故到穎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

南種穉臨郡。引為功曹。後黃巾賊起。翊救給之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死亡。則為殮斂。縗寡則助其妻妾。獻帝遷

都西京。舉上計掾。爾時道路寇阻。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唯餘車

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仍又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故知飢困於路。不取去。因殺所駕

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說大同小異。故備載之。論翊字子翔。於字例相

得。而翊義亦是相。相作息亮切音。二者未詳孰正。馬皇出列仙傳。皇帝時馬師也。定錄府有典柄執法郎是淳于斟字叔顯主試有道者斟會稽上

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

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今在洞中為典柄執法郎易參同契云桓帝時上虞淳于叔顯

吳。數有效驗。以知術。故郡舉方正。遷洛陽市長。如此亦為小異。受術於青州徐從事。仰觀乾象。以處災

吳無烏目山。婁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慧車子無別顯出。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君所道此即同是丑

北河司命頃闕無人昔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錢唐人少為郡幹佐未負笈到太學受業明經術災異晚為

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

鍊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

華宮中節度桃俊字翁仲者也漢書無此事今家在錢唐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顰角之響故人不

鶴別在集中幼張激子當為太極仙侯激子者河內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

士太傅袁隗艱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不願皆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後成室家也後棄世入剡山

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雲水強梁鍊桂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宮行爲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尙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爲禁保侯。亦併共業故也。北河

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魏書云。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祖歆。漢司徒。父延。太尉。袁隗欲守。後隨魏武西征。至長安病亡。此說名字。翻覆大異。承與奉乃相類而非。袁增者是範。又其字不同。詳按事迹。恐多是兄也。魏書王修傳又云。修往來南陽。多止張奉舍。奉舉家病。修營拯之。按張範兄弟。乃嘗避地往揚州。投袁術。又非劉表。不應在南陽。二三爲疑也。山圖公子出列仙傳。中候夫人所道。尋洞中

事。甚見敬重。好賑救窮乏。家無餘財。以建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拜議郎。諫議大夫。趙郡太守。後隨魏武西征。至長安病亡。此說名字。翻覆大異。承與奉乃相類而非。袁增者是範。又其字不同。詳按事迹。恐多是兄也。魏書王修傳又云。修往來南陽。多止張奉舍。奉舉家病。修營拯之。按張範兄

二君所說。如此兩條。獨是中候夫人者。當本是東華中職察故也。我聞易遷中人竇氏言云。北河司命禁保侯。似有所擬。想當審爾。英也。似有所擬者。當是長史。故中君受云。北河司命方驗也。恐受業高後定不復爲此職。然主領種民事亦相符。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

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關之耳。明晨侍郎周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

爲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爰支亦少好道。服伏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暢即周嘉從弟也。性仁慈和篤。久禱無應。因收葬萬餘人。應時大雨。位至光祿勳。明晨侍郎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

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爲侍郎耳。朱寓沛人。桓靈時入後。後同黨人之例。李膺、杜密、俱下獄死。非陳蕃同時。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陳留

人也。少好道。服朮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柏真人。授之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今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陳留國人。少爲書生。桓帝時。舉直言不就。性質直。不

人。也。少好道。服朮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柏真人。授之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今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

今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

今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

今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

岫洗拔澤穢者良可悲也。世人所以儂此一字非真每不得如意者亦如子所不得如意耳。豈異邪。昔有劉少

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禁山符有四嶽君四嶽公不知是此丈人邪昔

有一人數旦且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壁十儻。教授水行不溺法。此人見

在中嶽得道。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左慈初來亦勤心數拜禮靈山。五年許乃得深進內外東西宮耳。前云三月便得進與此太殊

恐以深進為異也學道當如山世遠去。人事如清虛真人。步深幽當如周紫陽。何有不得道邪。世遠傳未出其捨家尋學事在載書即尹公度

弟子已得為太和山真人。清虛王君紫陽周君各自有傳。建志當令勤研神令虛所為所作當令密。青童戒南真亦云學道唯須勤密即晝夜而勿怠密則非我而不知今

中君復說此實為至論。可謂一言以蔽之。右定錄君所道使疏。此一條又有楊書夫望林者豈不想易遷之若人。羨彼子之濯景邪。可

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長史妻既已在易遷為長史今眺望林嶺豈無羨想之懷昔自謂勝之今翻在後蓋以勸激長史之辭也

右南嶽夫人言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濟後漢末西涼州人為董卓將後攻穢城被射死即張繡從叔也其妹不顯外書不知出適未李惠姑齊人夏侯元婦也。元魏

與李豐俱為晉文王所誅不知婦亡在元之前後。李豐乃是馮翊人非齊人不知此是李誰之女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施繡吳興人孫皓時為驃騎將軍守四

不爾則鄭天生鄧芝母也。鄧芝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為劉禪車騎將軍後行見援抱子行引弓射殺因感念而亡母不知鄭誰之女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

問並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遷館舍真臺皆宮名也。計今在易遷館東廂中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協

辰夫人者九宮之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等法皆以保命授書協辰夫人主教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黃瓊

女黃景華也。韓終授其岷山丹服得仙。黃瓊江夏人字世英漢順帝時司空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亡父名香章和帝時為尚書令救活千餘人瓊子琬司徒太尉為李儼所殺夫

人亦不知出適未今此諸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母。蓋各取名達者而言之。非必因附其功福所及也。含真臺是女人已得道者。赫太元東宮中近有二百人云。

八十三人。止是易遷耳。含真既為貴勝。當須遷轉。乃得進入也。此二宮盡女子之宮也。又有童初蕭閑堂二宮。以處男子之學也。其男女名氏又

出後。並是略稱標勝者也。計與數人共止。最於鄧伯苗母相親愛。餘亦厚耳。伯寺母即鄭夫人也。設牀待靈。誠孝子之長想也。計

亦已為其兒作惠益也。計前與爾杯布。殆相與為贈。當往洞室之際耳。仙官有禁。不得道實。故假以他惠

也。此亦意之至也。其亦欲設牀寢。令精氣之往有所棲者也。可密諸其兒道如此。此令告據也。其事皆有指趣。不容顯注之。

從定錄官寮來。凡三十一條。並有據寫注之一卷相隨。

